





目次

一	莫渡展覽會大竊案	一
二	銀箱的秘密	一六
三	奇怪的死	三三
四	自殺的陰謀	六四
五	高林寬蹤記	七二
六	明星舞會劫案	一〇一
七	怪飛機	一〇八

英波展覽會大竊案

「在貝加得里的莫尼敦美術展覽室！」

詹姆斯嘉命探長緩緩把副警察廳長這句話複說一遍，他的聲調中帶了焦急的樣子。

「這是一個混雜的地方，你曉得吧，這樣廣大的範圍，很不容易對付呢。主要的問題是：你撥給我多少人？」

副警察廳長嘆了一口氣。

「你以為要多少人便領多少去好了，不要把這件工作估量得太容易。嘉命。」

「五分鐘前我接到通知，這次英波展覽會只佔據美術展覽室二樓的三間最大房間。據我們看來，是麻煩的一點，這次展覽會雖然規模不大，可是並不是說牠不重要。」

「預料許多人要從本國各地，歐陸各國甚至美洲各地前來參觀的，這一次展覽，是歐美人士第一次有機會看到波斯最名貴和最古的珍寶。他們可以看到優美的珠寶，名畫，家具，尤其是最名貴的地毯，專家們也無法估定牠的價值。」

「我曉得保險公司的人提出的價值是五百萬鎊。你也許在什麼地方看到了，曉得我們的工作是多麼嚴重吧？」

「你剛才對我說的一切，我在報上都看到了，」嘉命指出說。「當然，我讀到關於展

說到這裏，警察廳長把身體向他靠過來，嘉命便停止說話了。

「你有聽到這對翡翠西瓜嗎？」他問。

探長搖搖頭，曉得廳長現在說到正題了。

「你立刻便會曉得——同樣的，全歐洲的每一個看報的人也會曉得，」廳長繼續說。

「全世界最大的兩塊翡翠要在這次英波展覽會陳列——這兩顆翡翠有哥爾夫球那樣大小。牠們由歷史上意大利的雕刻家本范奈脫色里寧親手刻成兩隻西瓜形狀——都是稀世無價之寶！你明白嗎？」

x

x

x

「我曉得，」探長輕輕回答。「這兩顆翡翠西瓜要把全歐洲的匪人都吸引來了。」

「現在你好生聽我說，」廳長說下去。「這兩顆西瓜是屬於一位波斯的貴族，我們以前跟他在本地見過了。你記得十二個月前我們搜查過在美凡爾區的一間房子嗎？」

探長瞪着他的上司看着。「你是說摩拉罕王子嗎？」

「正是。就是這個人，當時他因為你把他跟別的賭徒一同逮捕，非常憤怒，說過他總有一天向你報復。他便是這兩顆翡翠西瓜的所有人，這兩件寶物屬於他這一家已歷四百年了。」

「大家都想不到他會把這兩件異寶拿出來展覽。事實上，有許多人以為這翡翠已不復是他所有，因為人人都曉得，他在歐洲的賭場上輸掉了一筆很鉅的財產了。」

「我想一定是波斯政府要求把這兩顆翡翠拿出來展覽。總之洛合保險公司已答應在展覽期間，替這兩件寶物保險。」

「保險多少？」嘉侖迅速的問。

副廳長深深吸了一口氣，翻開手中的文件看看，答說：「二十五萬鎊。數目不算小吧！」

「現在閒話少說，」嘉侖鎮靜的說。「我要開始去檢查那些有偷竊企圖可能的人了。」

「像扒手登尼嗎？」

「正是，像登尼這種人，」嘉侖表示同意。「我們還有兩天工夫去籌備防衛展覽室工作，如果你同意，我立刻就着手進行。」

「你可以在藍赫斯區的卡梅克街找到登尼，」當探長走到門口時，副廳長說。「我接到外交部通知，如果這兩顆翡翠西瓜有什麼不測——」

「我曉得，」嘉侖冷冷說。「誰能夠在我們面前把這兩顆西瓜偷去，除非把他們吃下去！」

一小時後，嘉侖探長走進卡梅克街的一家酒店，向一個矮小的人高高興興地招呼。

「登尼，你好嗎？」

「你沒有進來前，一切都很好。」登尼謹慎的說。「嘉侖，這回我又做錯了什麼？」

「我希望沒有什麼，」嘉侖回答。「但是你這人前途無量，我正注意着你的前途。如

這個身材矮小，面孔上有許多皺紋顯示他的經驗豐富。他把手中的酒杯慢慢放下來，才說出他的回答。

「我懂得你的意思！如果你看見我到茜萊尼街去，你一定要說我想搶劫英倫銀行了嗎？爲什麼我不許離開東區？」

「因爲你是我們一向認爲最利害的扒手，」嘉侖不客氣的回答。「這回我不願看見你又坐牢了。」

「我是利害的扒手，你所知的就是這一點！」登尼身體靠過去一點，用手拍拍嘉侖的胸前。「你沒有見過這裏最利害的扒手呢，即使見了你也不會曉得的。懂嗎？」

從登尼的態度看來。嘉侖曉得他並非說謊，當他從酒店走出時登尼的笑聲半晌沒有停止。

他走到莫尼敦美術展覽室，作最後一次巡視時，那邊的人忙碌得很。要守衛的只有三個較大的房間。他覺得有什麼偷竊企圖總會立刻破獲的。

第二天，當展覽會開幕，他第一次見到這兩顆著名的翡翠時，他心中仍然抱同樣的感想。牠們是放在白色的絲絨上面，陳列在一隻玻璃盒裏。當陽光射在牠們上面時，好像是兩個活的綠色火焰。嘉侖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翡翠，他不能置信這是真的。

影鑲工作也是巧奪天工，所以這兩個翡翠西瓜在這次展覽會最受人注意。聽了他認識的一位保險公司估價人的一番話，嘉侖才曉得這兩件東西的真價值。

「倫敦最有經驗的三位寶石商都說牠們是真的，」這個估價人說。「這三個人的話決不會錯的。探長，請你無論如何要好，好的看守着牠們。」

跟着摩拉罕王子和他的一班朋友來到。要看這兩顆翡翠。

立在陳列兩顆翡翠的玻璃盒後面是王子的特派人，也是波斯人，嘉命並不認識的。王子叫他做「卡里」，「雖然他自稱在倫敦住過好幾年，可是嘉命並不記得在那裏見過他。」

現在嘉命又跟這個在他的國家裏對他的奴僕是有生殺之權威的波斯貴人見面了。摩拉罕身上穿得很整齊的晨服。

在他的光亮的絲禮帽下面，露出一些黑色的絨髮，嘉命有好幾次覺得他的閃閃發光的黑眼睛，向他這面看過來，同時用手抹着他的短而尖銳的鬍子。

展覽室在開幕第一天，遊人很擁擠，空氣很靜肅，有時一些觀衆發出的讚美聲才打破了靜默。嘉命的手下混雜在觀衆間，這一天快過了，他的信心漸漸恢復了。

只有在這個安放翡翠西瓜的玻璃盒後面，才發現一點不和諧的調子。在一般觀衆的細語聲中，卡里常常發出了一陣太響的笑聲，跟這個莊嚴的展覽室的空氣不大適配。

他是中等以上的身材，瘦削，動作靈活好像一頭豹——卡里每逢看見別人對這兩顆翡翠西瓜注意，便無緣無故笑起來。

展覽的第二天，嘉命探長又到會場去巡視一遍，感到他的佈置很妥當滿意。因此他便

放心回到警局去，辦理別的公事。

第三天當他在辦公桌旁坐下時，看見有一個由副警察廳長署名的條子。這一張短短的條子，使嘉侖讀了爲之感到不安。

「這個名卡里的人是從藍赫斯區來的。」

嘉侖探長看到了這張條子後五分鐘，便趕到貝加得里的莫尼敦美術展覽室。

他正要走過鋪道向大門口走去，突然聽見房子裏面幾處的火警電鈴劇烈地響着。他本能地便抬頭看看二樓上的前面窗門，正好看見有人揮着一隻救火的沙桶把一扇窗門撞碎了。

一剎那間，嘉侖探長呆立在那裏，四周是火警鈴震耳響着，玻璃破碎的聲音，婦人尖銳的叫聲——接着他像一個瘋漢似的，向門口衝進去。

一時似乎一切都看不清楚，於是當他立在中間的房門口時，烟燄的氣味好像給他一個警告。他的鼻孔收縮一下，他覺得這不會是平常的火。煙燄太多了！

「把窗門都打開！」嘉侖看見人叢中有一個是他手下的探員，便對他大聲喝起。

使他驚奇的這個探員並不理會他，只顧向擁塞在門口的人羣擠上去。跟着，這一堆人兩下分開了，因爲他們當中有人在掙扎着。嘉侖跑上去時，看見人叢中走出兩個人。——一個就是不理會他的命令的探員，另一個是扒手登尼。

那時嘉侖又高聲發出命令。「把他帶到乾尼羅警局去。」他很快的說，「在那邊等候我！」

門外一陣響亮的警鐘聲。嘉命曉得消防隊來到了。他向室內那邊卡里所立的地方走過去時，濃煙仍不住向窗口噴出去。

他透過烟霧看過去，這個波斯人，兩手緊握放在玻璃的盒上，眼睛朝嘉命看着，露出得意的樣子。

嘉命又看見玻璃盒裏白色絲絨上已經空了，便轉過去看看卡里緊握着的拳頭。「牠們安存嗎？」他聲音沙啞的問。

這波斯人微笑，點點頭。「我卡里把牠握在手裏了。」

「給我看！」

卡里便把手打開，露出那兩顆翡翠。

嘉命心中疑惑，便走上去把牠們仔細端詳。卡里打算把手縮回去，又想握起來。

x

x

x

「給我看，你這混賬東西！」嘉命叫起來，抓着了這波斯人的手腕。他再看了一會，便把卡里像一個玩偶似的從玻璃盒的後面拖出來。

「你把這兩顆翡翠怎樣了？」嘉命怒喝起來。

「我卡里把牠拿在這裏，你看！」

「你自己看吧！」嘉命叫着。「你手裏拿着兩顆綠玻璃。你把翡翠放在那裏？」

他說着時，幾個救火人正在把餘燼撲滅。有個嘉命的手下現在立在卡里背後，驚異地睜大了眼睛。

至於這波斯人呢，他只能呆立在那裏，瞪着手中的兩個毫不值錢的綠玻璃，不停戰抖着。

「這是不會的，」這波斯人哭喪着面說。「我卡里一直把牠握在手裏的——並沒有放開過。這次我的主人王子，一定要殺死我了！」

嘉倫探長立刻向站在波斯人後面的探員命令：「把他帶到乾尼羅警局去，我如果能分身，會立刻來的。」

當別人把這波斯人帶去了，嘉倫四面張望，一時毫無辦法。周圍是亂紛紛的，展覽會的職員和救火員正忙於把名貴的古畫移到安全地方。嘉倫正感到手足無措，漸漸憶急起來時，突然聽見有一個人急急的對他說話。他轉過來看見是消防隊的隊長。

「沒有什麼損失的，」這位隊長說。「這裏實際並沒有火——不過是每一個房間裏拋了兩隻煙霧炸彈。一小時內我們便可以整理好的。」

「這樣好得很，」嘉倫不經意的回答。同時在這一剎那間，他決定了他的下一個步驟。

沒有再說一句話，他立刻離開這展覽室。走到最近的一個電話，很快的撥了一個號碼。

「國家化學品公司嗎？請立刻接我密斯脫亨利比林那裏。有緊急事情。請快些！」

當亨利比林坐了汽車去到乾尼羅警局時，嘉倫探長已經向這兩個逮捕的人質問過了。登尼沒有什麼犯罪的證據。

登尼的招供是，他突然對這次英波展覽會感到有趣，便來看了，並且對嘉倫不要忘記

，這次展覽會是公開的。至於卡里，他自稱簡直莫明其妙。

他說，這兩個翡翠西瓜，從火警發生時始終沒有離開過他的手。他為什麼會握着了兩顆綠色玻璃。他自己也不能解釋。嘉侖把兩人拘留着當作疑犯，然後到候客室去會亨利比林。嘉侖出來時，看見這位化學家依然是一副沈鬱的樣子。見了嘉侖他便說：「這次又是什麼事了？嘉侖，你這樣地把我從化驗室叫出來，好像成了習慣了。我的上司說過，我究竟是替蘇格蘭警場服務，還是——」

「你的上司曉得——你也曉得，」嘉侖不耐煩地說。「而且，你也很歡喜來的，你這傢伙！這件案子也許不是屬於你的範圍。但是這是一件頭等的神祕案子。即使你的藥物不能幫助我們，至少你可以運用一下腦筋。」

「如果你以為我服了藥，忍受一次劇烈的頭痛是爲了高興，你是想錯了。」嘉侖便很快的，準確的，把這件案子的始末說出來，當他說到保險公司答應這兩顆翡翠有不測時，賠償一筆大數目的保費時，比林不禁吁了一聲。當他曉得情勢是怎樣地嚴重，他便注意地聽起來了。

「你說當時消防隊和一二百左右的觀衆在這展覽室內嗎？如果是這樣，我的藥物沒有什麼用了。但是我想立刻看看這地方……我們出發之前，你吩咐他們，無論如何，在我回來之前。不要使這兩個犯人洗濯手面。」

當嘉侖回過去時，這個陳列翡翠西瓜的室內，情形完全不同了。會中的專家又把展覽物品重新佈置好，煙燄的形跡完全消失了。雖然現在還沒有開放

，但是已經決定第二天照常招待參觀了。只有卡里看守着的那個玻璃盒仍然空着，亨利對這盒子便注意起來。

他把這個襯了白絲絨的空盒子仔細看了一會。然後立起來看看這寬大的房間。他四面走着時，便輕輕對嘉命說起來。

「說不定用我的藥物可以發現什麼。我現在要立刻檢驗這隻空盒子。」

亨利比林說着把他的小皮箱從桌上拿起，走到發生事端那裏。比林小心的把他注射器檢驗後，然後把衣袖捲起，示意嘉命準備。

當他把沒有顏色的藥液注入手臂後，他讓嘉命把他扶到這玻璃盒那裏。因為他的藥液會立刻發生效力。牠影響到他的視網膜，使他的眼睛有顯微鏡那樣敏銳。

藥力大約可以維持十五分鐘，在那時候，比林所看見的世界，是一般人眼中看不到的。他現在一樣可以看到這塊白色絲絨，和放過兩顆寶石的印子。但是這副絲絨看起來似乎是一個小小的叢林一般，人們的手按過的地方，一條條的絨毛很凌亂的歪倒着。

比林的視線範圍，是限於直徑十吋左右的一個圓周。在這圓周內一切都顯得非常清晰。在這淡黃色的絨毛林裏，有一些雜質把本來的色彩沾污了。

有一些好像是棕色小塊，是這樣地微小，簡直不能檢拾起來。比林把這些東西研究了一會，便自己下了結論。

「除了這個波斯人之外，沒有他人能接觸這個盒子吧？」

「沒有別人，」嘉侖答道。「是摩拉罕王子派卡里來守衛這兩個翡翠的。」
「可是，據你查悉，這個卡里曾在藍赫斯區過了幾年。我想必須查究卡里。」
他現在正受查問，「嘉侖說。「最重要的一點，他沒有什麼罪狀可以把他拘押。這兩個翡翠西瓜究竟在那裏？」

「他們是在這裏轉手的，」比林沈吟說。嘉侖，我勸你下令派幾個人守着這裏的門口；在我們從乾尼羅警局回來之前，不要讓別人進來。」

「你是說——你在這玻璃盒子發現什麼嗎？」嘉侖探長焦急的問。

「有一些，」比林承認。「但是還不夠。我要先把你的兩個犯人檢查一下。」

突然房門口發生一陣紛擾打斷了這位化學家的話。他聽到一個人的憤怒焦急聲音，要求立刻進來，同時又聽見嘉侖靜靜的說：

「啊！那是摩拉罕王子。我們聽聽他有何話說。」於是他下令給他的手下放來人進來，這位波斯貴族便洶洶然衝進室內。

「我的翡翠呢？」他高聲向嘉侖喝問。

「你爲什麼問我們？」亨利比林冷冷的回答。

「牠們在這裏是交給你看管的，」這位王子興奮的說起，「現在我聽說——」
「誰告訴你的？」嘉侖突然發問。

摩拉罕王子遲疑了一會，聽得他說錯了。剛才出版的報紙並沒有提及寶石被竊。「但

「但是全國倫敦都曉得莫尼敦展覽室發生火警呢，」他囁嚅說。「我很想我的兩顆翡翠。」

「你委派了一個你自己的人在這裏看守呀，」嘉命冷冷地提起他。

「不錯，但是卡里是不中用的！他是無能為力的。」

「那麼，你爲什麼堅持要讓他在這裏？」

「因爲沒有幾個英國人會說波斯話，」王子滔滔不絕地解釋，他現在信心又恢復了。

「但是卡里現在那裏？」

「在乾尼羅警局，」嘉命告訴他。「也許你想見見他吧？」

「不錯。但是我首先要在這裏巡視一下，看看我們的寶物沒有受損吧？」

「如果你現在仍然想得回你的兩顆翡翠，你還是跟我們來吧。」嘉命注意這個波斯人，看看他竭力抑制內心的憤怒的樣子。

「我們立刻去看卡里吧，」王子終於很很的答允了。

三個人離開這房間時，嘉命停了一會叮囑他的手下，好生看守着，亨利比林檢視他的小皮箱，看到各物均無恙。放心的吁了一口氣。

到了乾尼羅警局。嘉命便把兩個嫌疑犯帶到自己的室內，比林和王子都暫候在室外，他自己再向兩犯質詢，想他們招供。登尼和卡里都粗暴的聲辯他們的無辜。要求立刻釋放。

「嘉命，你沒有什麼證據來罪我，」登尼熱烈的抗爭，「在英國有一條法律——」
「不要耗費我的時間！」嘉命喝起來。「你跟卡里認識了多麼久？」

「我從來不認識他！」

「真的嗎？我有三個見證候在室外。他們肯發誓說你跟這個波斯人，最近幾日，一直在藍赫斯區，一起廝混。卡里在白馬巷擺設一個水果攤，我們有兩件案子，控他扒竊。」

「事實上，卡里是英國現在扒手的伎倆，唯一可以壓倒你的人！現在告訴我，今天他們給你多少錢，助他們施行這條調虎離山計。」

「我不曉得你說什麼，」登尼堅持說「我從來沒有看見——見——」

登尼的聲音游移起來，變得幾乎像耳語那樣低，當他看見一個警士，領了摩拉罕王子進來。嘉侖注意着他，看見這扒手眼裏露出認識的神情，他心中感到滿意。接着他便向亨利比林示意。

「把他的雙手拉出來。」比林命令道，一面打開他的小皮夾。

登尼看看比林的小心準備，他心中感到害怕。比林把兩塊顯大鏡片，裝入一隻鋼柄裏。

兩個警士站在兩旁把登尼的手拉出來。比林便用顯大鏡檢查他的手指和指甲。輪到卡里時，他不作聲地把兩手伸出來。聽候檢查。

同時摩拉罕王子在旁邊看得害怕起來。因為雖然這兩個人不曉得為什麼要這樣檢查，可是王子心中却猜到一點。他不安增加起來，直到後來他抑制不住了。

「你們這樣子幹嗎？——也這樣質問。」這種事情，必須向政府嚴重抗議！難道我要立

在這裏把時間耗廢了嗎？」

「是你自己把時間耗廢，」亨利比林抬頭對他說。他正在仔細研究着一些從兩個犯人的指甲弄上來的垢污。「你一定曉得這兩顆翡翠西瓜是藏在那裏的！」

摩拉罕王子的棕色面孔漸漸露出蒼白。「你膽量不小！」他怒叫起來。「你膽敢這樣地暗示？我的東西被竊，難道我還要坐在這裏受辱嗎？」

但是亨利比林根本不回答。他反而向嘉命遞了一個眼色，兩人便走到外邊的洋臺。

「比林，你要曉得，」探長向他警告。「我們除非有了鐵証，對一位王子，不能怎樣無禮。這兩個翡翠到底在那裏？」

比林瞪了他一眼。輕輕地說：「用腦子想想呀。問問你自己爲什麼要放火——在人叢中投煙霧彈放火。」

「要引起紛擾。行竊時便不給人看見。登尼在那裏專去把我的下手引開。卡里便把翡翠拿了，可是他拿了放到什麼地方呢？」

「你沒有疑惑到什麼嗎？」比林問。

「沒有什麼，」嘉命答道。「我派了四個能幹的人守在這室內呢。」

「他們都去追逐登尼，」比林說。

「不錯！他們都認識他的。」

「便離開卡里，讓他有時間去收藏起來。室內已經徹底搜查過嗎？」比林問。

「他們一點點都查過了。」嘉倫說。「如果這兩顆翡翠西瓜仍在那邊，我要吃。」等到吃飯時再說，」比林警告他。「現在弄一輛警車，把你的波斯王子和他的忠心的卡里帶回到莫尼敦展覽室去。我也許是錯了。但是如果我對了，你答應請我吃兩頓大菜和啤酒嗎？」

「我十二分的願意，」嘉倫答道。

他們回到莫尼敦展覽室，亨利比林便把管房子的人叫來。

「你們這裏有什麼防火設備？」他問。

「在樓梯上有三具滅火器，此外每一個房間有六桶細沙。」

「今天火警時，用過了幾桶沙。」

管房子的人釘着他，「只用過四桶，我們曉得的，因為按照普通的規定，空了的必須立刻裝滿。」

亨利比林得意地微笑。看着一個角落上排列了六隻小桶。他便把手伸進第一隻桶的黃沙裏。嘉倫見了，一時醒悟起來，便急急在第二隻桶內找尋。結果給他找到了。

他看到手中握着的兩顆翡翠，不禁放心地嘆了一口氣。

「我的翡翠西瓜！」摩拉罕王子叫起來，伸手想去接拿。

嘉倫探長輕蔑地朝他瞪了一眼，便把兩顆翡翠放入衣袋。「我先要跟保險公司的人說幾句話。」他說。「把這兩個人帶回乾尼羅警局去。」

當他的僕人經過時，摩拉罕王子譴責的搖搖頭。「卡里，你這個該死的竊賊！」卡里俯首應聲說：「是是，主人，我是一個竊賊。」亨利比林聽了便走下來輕蔑的對了這波斯王子。「你這棕色傢伙！是你害了他！」「不要說！」卡里驚惶的叫起來。「這是我的主人——在我國裏是掌握生死權的主宰。」

比林看見這樣，便也說不出什麼了。

銀箱的秘密

英國塞拉郡凱克勞弗市凱克勞弗公寓主人戈登，維加的書記，菲納脫，亨伯里告訴了吉恩一個非常有趣的故事。

幾個月前，戈登，維加有一隻大銀箱搬到了他家裏來。他並沒有對亨伯里說裏面放的是什麼東西，祇是說他要想把某人所蓄意要謀得的一些東西藏在裏面。在這事情的幾個月後。有一天早晨，有一個人打電話來，十分粗暴地對亨伯里說他將要在當天下午三點鐘來看戈登，維加。那天下午。這個人——一個醜陋兇悍的水手——來了，亨伯里詢知他的名字叫本，魏爾司。一回兒後，維加同他的客人走出了書房，這時候魏爾司的樣子已改變了，有一點害怕的神氣。當夜維加就對亨伯里說，他預料也許會有人打電話來，但當那電話來的時候，他希望不要有人在他的房裏。當電話來了，他的主人在書房裏聽電話的時候，亨伯里正站在客廳裏，他清楚地聽見有一個第二個人的聲音在電話中說話——一個深沈嘶

啞的聲音，這聲音他知道並不是維加的。他頓時莫明其妙起來了，不知道那個人是怎樣走進房裏去的。

就在亨伯里來找吉恩的當夜，他的主人走到園子裏去，他就被人槍擊了，受傷得非常之嚴重。當他把維加扶進屋子來的時候，維加對他說他覺得一定是魏爾司槍擊了他的，並且叫他要報告捕房，祇是同賈克·吉恩去商量。

亨伯里便打電話去請醫生，醫生又打電話去通知了維加的未婚妻密絲諾瑪·加絲丹，於是這書記便馬上趕到賈克·吉恩的事務所來。

「這真是一件非常有趣的案子。」那偵探說道，「多擔擱一分鐘，就使我更加難以抓住那個魏爾司。他做得好事，我有辦法捉住他！」

吉恩用了極大的興趣靜聽了菲納脫·亨伯里所告訴他的那個戲劇化的故事。當他說完馬上要來着手辦理此案的時候，他便跟着他的事主走到了門口。

「我們應該在一小時以內回到凱克勞弗公寓去才好，密斯脫吉恩。」亨伯里說道，「那時候密斯脫維加總已恢復了知覺了。」

「我倒十分懷疑，」那偵探說道。「如果醫生說你的主人短期間很少有復原的希望，你可以想見他是不会恢復知覺的。據我看來，」吉恩頓了一回，加上說道：「那是毫無疑問一定是這回事。魏爾司槍擊了戈登·維加的。如果我的記憶還沒有錯誤的話，你是說過那槍響的時候是在十點鐘。」

「是嗎？不錯，」亨伯里答道。

「那末本·魏爾司是得了一個漏網的機會了，」吉恩繼續說道。「如果在那悲劇發生之後立即報告捕房，毫無疑問魏爾司是一定會落網的；但是因為沒有報捕房，我恐怕捕獲這人的機會是很少的了。現在我最好就要到凱克勞弗公寓去。也許我能夠找出一二點線索來偵獲魏爾司的。這是我的見解，然而那傢伙却把事情幹得乾乾淨淨。」

「這對於我實在是一個神祕，不知道在這個粗暴醜陋的水手與那個紳士式的密斯脫維加之間究竟會有什麼關係，」菲納脫·亨伯里說道。「這全是非常神祕的，密斯脫吉恩，我真希望你到了公寓裏去之後能找出一點這神祕的解答來。」

吉恩走下了樓梯，出了門，走到培克街上，到停在階石邊的速率很快的汽車邊。他的助手鮑勃·克勞脫爬到了後座去。同時吉恩則坐在車夫的旁邊。

附近的車輛很少，因之不到一小時，便到達凱克勞弗公寓了。

車子在凱克勞弗公寓門外停下的時候，已經在早晨一點鐘過了。一簇暗淡的光線照見了大廳，車子剛才一停，門兒就開了，吉恩看見一個中年人，穿着男僕人的制服，正伺候在門內。

「這是威波司脫——威波司脫，那廚司，」亨伯里說道。「你主人可有什麼消息嗎？」他轉身對着那人，加上問道。

「沒有，先生，」這便是回答。「他還昏迷着哩。米來迭斯說他在短時期內復蘇的希望很少，他已把槍彈拿出來了，先生。密普斯伯森與密絲加絲丹正在樓上哩。」

「先到書房裏來吧，」亨伯里轉身向偵探說道。

那著名的偵探穿過前廳，走入後面的一個房間。這是一間很高敞的屋子，在屋底，有幾扇法國式的窗子向後園開着。吉恩在屋子的周圍四周看着，看見了屋角的一隻大銀箱。

「這屋子正是那一夜我聽見有一個第二個聲音在電話中說話的那一個房間，」亨伯里說道。「你可以看到——這裏是沒有地方可以藏一個人的——除非，當然，除非是在那銀箱裏。」

吉恩走到銀箱邊。

「那裏面是不可能有人，」他說道。「我可以說那裏面又沒有通氣的設備。不，這一個假設是可以取消的。」

「那末我聽見他說過話之後，那個人又是往何而去的呢？」亨伯里說道。「這又並不是一所很老的屋子，當然不見得有什麼秘密的通道，所以這全部的事情完全是一個神秘。然而，有一件事情我所知道的，那便是，毫無疑問，屋子裏一定有一個第二個人在的。現在我還能聽得他的深沉嘶啞的聲音，清楚得同我自己的一樣！」

吉恩慢慢地屋子裏踱着，又回到銀箱邊。他極仔細地察看了那個鎖。最後，他返身向他的事主道。

「我想同密絲加絲丹談一談，」他說道。「你去請她下來好嗎？我是無需去見那病人的。」

吉恩的事主走過厚厚地鋪着地毯的書房，大約五分鐘以後，門兒開了。菲納脫·亨伯里走了進來，後面跟着他主人的未婚妻。

吉恩頓時爲那少女的美貌吃了一驚。她看來約有二十五歲的光景，但她的美麗的臉上露着擔心與憂愁，祇消一看，便可以使這偵探確信在他面前站着的是一個極悲苦的婦人。她端莊地向吉恩走去，伸出了她的手。

「很高興會見您。吉恩先生，」她說道。「我想得到這一類的事情總會發生的，我已擔憂了好一些時候了。我知道戈登是在危險中，雖然他竭力對我說我的擔心是徒然的。」

「爲什麼你那樣說呢？」那偵探問道。

「因爲我知道他在害怕着，」那少女聲音抖動着說道。「我很誠摯地愛着戈登，我知道他也愛我。你也許要說這未免有一點娘兒腔，不過我總有一種預感覺到這種事情是遲早會發生，而他是在危險中的。有一些事情害怕着——一些他所不肯告訴我的事情。我常常對他說讓我爲他分一點憂，但他總是不肯，並且勸我不要擔憂。我們在一個月光景中就快要結婚了，但現在，那似乎要遙遙無期了。我會同米來迭斯醫生談過。」

費了許多的氣力，那少女才克服了她的感情。

「米來迭斯醫生告訴我他復原的希望很少，」她頹然緩緩地說。「他已經拿出了子彈，我祇希望你能夠查出幹那暴行的流氓來。這就是一切秘密的總關鍵，吉恩先生。」

那少女轉過身，舉起了她的手，激動地指着屋角裏的那隻大銀箱。

「我時常問起戈登他爲什麼要買那隻大銀箱，裏面又放些什麼東西，」她繼續說道，「但他却總不肯告訴我。我知道如果這銀箱一經開了開來，我們就會知道可憐的戈登之不幸的秘密的；但我們却一點也無法開啓。祇有戈登才知道那開鎖的暗記。」

在這時候，門上有人叩着，接着一個老婦人走了進來，穿着一件裙子，戴着一頂軟帽。

「這便是密普斯伯森，」諾瑪·加絲丹說道。

「我正打主人那裏來，先生，」那老婦人用着一種不比低語更高的聲音說道。「他一直在嚶語着一個號碼——一〇二三八〇。他依舊沒有恢復神志，但我想我應當使你知道的。」

吉恩向前走了一步。

「非常謝謝你，密普斯伯森！」他說道。「現在我想你回到病人那裏去吧。除非他有什麼蘇醒的現象，不要再來打岔我們。密絲加絲丹同我還有一點話要談談。請你順便叫密斯脫亨伯里進來好嗎？」

密普絲伯森退去了，幾乎同時地，青年亨伯里走進了房間。

「一個線索！一個重要的線索！」吉恩說道。

「一個線索？什麼意思呢？」亨伯里喊道。

「那便是密斯脫維加所嚶語着的這個數目，」吉恩說道，「我想這祇有指一件事——銀箱上的鎖的暗號。無論如何，我們可以試一下。那數目是一〇二三八〇。那便是密普絲伯森說他主人所反復嚶語着的數目。我們來試試看。」

吉恩走過房間，在整個十分鐘裏，他一直在弄那銀箱。旁邊的二個人卻屏息在看着，最後，那偵探吐出了一聲滿意的嘆息。

「我們現在大約已把那數目排好了，」他說道。「現在我們來試試看靈不靈。」

於是他用力拉着銀箱門上的柄，一回兒「刮」的一響，鎖便落開了。「好啦！」那偵探喊道，帶着閃爍的眼睛。合着他事主的幫助，吉恩打開了大銀箱的門，三個人都帶着驚異的神色看着銀箱的內部。

銀箱的裏面非常寬大，十足有八尺高，六尺寬；但却是空空如也的。祇有一隻不比普通旅行皮包大的黑色小箱子，牠放在一角裏。

「銀箱裏的祕密！」菲納脫，亨伯里激動地叫道。

「這將在小箱子裏找到的，」諾瑪·加絲丹粗聲粗氣的說道。

「我們來看看裏面究竟有些什麼，」吉恩說道。「這總不致於像銀箱那樣的難開吧。」他俯身拿起了那隻箱子，這箱子相當的重。於是他把那隻箱子放在書房裏的桌子上。

「這並沒有上鎖！」那偵探說道。「這就容易了。」他打開了箱子的蓋，三個人全伸頭向裏面探窺着。

「這是什麼呀？」那少女喊道。

「這看起來像一隻發音機，」吉恩說道。「是的，這確是一隻發音機，」他加上道，「在機器上還有一張錄音片哩。你聽見的第二個聲音，便是這張錄音片，亨伯里。你聽見的是錄音片上的聲音，並不是真的人在說話。這一個是很有趣的。我們來把門鎖上了。我們來把那發音機開一開，聽聽錄音上的話吧。」

吉恩開動了那機器，便起了一種擦擦的聲音，延長了有半分鐘。於是那觸針接觸了那

錄音片，發出了一個沉濁嘶啞的聲音：

「說話的是肯，克萊茵姆——麥爾朋克蘭波洛克街十四號肯，克萊茵姆，」那聲音說道。「我現在正在發寒熱，我的朋友維加正冒了個人的危險在陪伴着我。我知道我快要死了，所以我要作一次自白，這是在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日的晚上，伯納，凱登被殺了。他是蒙代·格萊哥酒店裏的守夜人，本·魏爾司同我闖進了那地方，伯納·凱登被本·魏爾司殺死了。他背刺了一刀，終於不救。那把刀便藏在蒙代·格萊哥酒店裏的煙囪內。這是魏爾司的刀，我的話可以証明的。本·魏爾司如果他的刀被發現了。他是要受審判的。他又要把我弄死，要如沒有我的朋友維加。我早死了。因為他恨我說出真情。」

錄音片完結了，三個人全都在驚慌中面面相覷着。

「這有什麼意思呢？」那少女說道，「這並沒有使我們明白，戈登為什麼怕着魏爾司，好像不得不怕似的。我們也並不更近於那神祕的解決呀，吉恩。」「照我看來，魏爾司一定對於你的未婚夫有了什麼事情把持着，」那偵探說道，「這個他所以要錄音片這樣慎重其事的保存起來的事實，便足以證明戈登·維加很怕魏爾司會在某方面把他暴露出來。那個他所以要那錄音片放在電話旁開放的這事實，更證明了我的假設。」

「但他為什麼不當着魏爾司的面開那個錄音機呢？」亨伯里說道。

吉恩大笑起來了。

「理由十分充足，如果他這樣做，魏爾司就會把那錄音片打碎的，」他說道，「於是他的罪行便無所證明了。戈登·維加把那錄音片放近電話邊開放，當他這樣做的時候，一

定知道魏爾司離得很遠。我斷定當魏爾司到這裏來的時候，他總以為維加是可以受他的挾制的，但當維加對他說他保存着那錄音片的時候，魏爾司一定不會相信。他非到在電話中聽得了那錄音片，決不會相信的，但當他一聽見之後，他就知道維加可以挾制他了。照我看來，那時候魏爾司便決定要報復維加了，所以他等着他的機會。等他在園子裏的時候便把他槍擊了。」

在書房中有了一回兇緊張的沉寂，最後諾瑪·加絲丹來把牠打破了。

「我知道戈登是一個一往直前的誠實的人，」她說道。「他怎麼會對於這種人這樣熟悉呢？這班人分明是壞蛋，我真想不出為什麼戈登會同他們混在一起。但是一件事情我是可以確定的，那便是他對於克萊茵姆所說的那個伯納·凱登的被刺斃的事情是沒有關係的。」

「我想要用一用那電話，」吉恩說道。「我要同蘇格蘭警場的我的朋友加塞爾頓談話。這件案子發展到這個地步還沒有報過捕房，我也將盡量保守秘密，並且要請加塞爾頓把關於這個本，魏爾司的行徑調查一下。他一定還沒有逃開，因為他是一個不願死活的人。」吉恩迅速地走過屋子，走到寫字桌上的電話邊。過了一會，他已在接打蘇格蘭警場的號碼了。他一下子就打通了，幸虧加塞爾頓還在他的辦公室中沒有走，因為辦理一件案子而留得很晚。

在短短的幾句話中，吉恩對他說要尋訪一個叫做本·魏爾司的人，並且把菲納脫·亨伯里所告訴他的魏爾司的面貌形狀說了一遍。

蘇格蘭警場的工作真是神速得驚人的。在十分鐘之內，加塞爾頓已經打電話——來告訴吉恩了。

關於本，魏爾司的事情已經傳達到警場來了。而探長加塞爾頓所講的一段故事真是非常奇怪的。這個水手在十二點鐘之前，當他奔着穿過維多利亞車站——分明是要去趕上到海岸地帶去的夜快車的——的時候；被一部汽車輾倒身死了。從關於他的種種文件上看來，他分明便是警局方面所要緝拿的人，並且關於他的行動，也已經加以調查過了。

吉恩也便不再說什麼話，掛上了聽筒，他便把這事情告訴了大家。

「那末這樣看來，似乎祇有等戈登·維加復蘇我們才能知道那真相了。」他說道。「他也不用再怕他的這個宿仇人了，我們希望等他復蘇以後，便會把這件奇突的事情告訴我們。我想現在我是無能爲力的了，密絲加絲丹——祇有把那個受傷者交給你的溫和的手裏。我十分希望知道，不知什麼時候——或可否——密斯脫維加得以復蘇。對他不要說起我所告訴你的那件事情，就祇是說請過了我。我想我也不致於會能夠使你的未婚夫說出真情來的。」

所以，吉恩便離開了凱克勞諾公寓，回到培克街去了。當鮑勃隨着他回到事務所去的時候，天已經亮了。

「我希望維加能夠復蘇，」他說道。「我想他一定有一個很有趣的故事可以告訴我們一個非常有趣的故事。」

一星期以後，吉恩接到了菲納脫·亨伯里打來的電話。那個被槍擊的維加第一次復蘇

了。醫生會對諾瑪·加絲丹——她現在依然在看護着他——說過，說傷者還必須使他十分鎮靜。然而，吉恩却決定要到那公寓中去一下，到午飯後不多一刻，他的車子便在公寓大門外戛然而停了。

他走上長長的車道，叩着門，有威波司脫把門打開了，他把他引進了書房，那裏諾瑪·加絲丹正等着。

「戈登好得多了，」她當吉恩走進房間的時候說道。「醫生說他一定可以復原無疑，但過去真是千鈞一髮的。你對我說過當他蘇醒過來的時候你願意知道，所以我才請密斯脫亨伯里打電話通知你的。你打算怎麼辦呢，吉恩先生？」

「我打算自己同他談一兩句話，」那偵探答道。「他可問過什麼問題嗎？」

「他問過的；我們告訴他魏爾司遭到了意外，」諾瑪·加絲丹說道，「我覺得他似乎舒服一點了。」

「噢，如果米萊迭斯醫生覺得我同他說幾句話不妨的話，我要想自己同他談一談，」吉恩說道。

「我想現在你隨我上樓不妨的，」那少女說道。「請跟我來好嗎？」

「我上去了之後，請讓我們單獨在一起，我們要密切地談一談。」偵探被帶進了病人的住房，房裏的遮幔都已捲上了。吉恩慢慢地走向那睡得死死的病人，他的臉蒼白而沉鬱，但那偵探却能夠看得出戈登·維加是一個很漂亮的人。

「這位便是賈克·吉恩先生，親愛的，」那少女說道。「他要同你談一談。我過一會

就來。不要無故地煩惱，親愛。一切都很好着。」

鮑俯身吻着那傷者的前額，於是緩緩地走出了房間。

「我要說的話，很快就可以說完，」吉恩說道，「並且我希望你能夠接受我的勸告，密斯脫維加。在你被擊之後，你便叫你的書記來同我商量，我接受了這件案子，發現了許多的事情。我想這時候你總可以把你所知道的告訴我們了。」

「我現在覺得好多了，吉恩先生。」維加答道，「我記得是叫亨伯里來請教你的，我不希望警務當局來干涉這件事。我想他們也許會打開銀箱來發現我的秘密的。」

「現在我已經獲得了一些相當的情報了，」那偵探說道。「我知道你同伯納·凱登的關係，我知道他是一個蒙代·格萊哥酒店裏的守夜人。我又知道你怕着本·魏爾司。但現在你可不用怕了。他已在維多利亞車站外被汽車輾死了。所以那架發音機對於你再也沒有保存的價值了，因為除了你之外，再也不會有人知道其中的事情的了。」

戈登·維加驚愕地看着吉恩。

「你的確知道得很多，吉恩先生，」他說道，「但你可以相信我對於那伯納·凱登的被殺是沒有關係的。」

「那麼你爲什麼要怕魏爾司呢？」吉恩問道。「爲什麼你不肯告訴你的未婚妻呢？照我看來，她是一個很好的女孩子呀。她是你可以信託的人，而在你我中間，我的朋友，我想你是總不會有什麼不可告人的事情的。你爲什麼不肯把真情告訴我們呢？爲什麼你不肯讓諾瑪·加絲丹知道你所要怕本·魏爾司的緣故呢？你現在是已無所畏懼的了。」

「等一下，吉恩先生。你得讓我想一想。」戈登·維加說道。

病人的房中是一片沉寂，祇有火爐台上的嗒嗒鐘聲，與牆外的蔓藤簌簌拂響。

一分鐘過去了，於是維加把眼睛看着吉恩。

「呼諾瑪進來吧，」他說道，「我接受你的勸告了，吉恩先生。我想你頂好也叫菲納脫·享伯里進來。他是一個好人，我要把真情說出來了，你說諾瑪是一個好女子，我想這話是很對的。」

微笑了一下，吉恩走出了房間。他在書房裏找到了他的專主與諾瑪。

「我請你們大家上樓去，」他說道。「戈登·維加要說話了，你們都可以聽一聽真情了。」

他們走出了書房，走上樓，走到戈登·維加的面前。他把眼睛望着那少女。

「你來，我的親愛的，」他說道。「我要在我述說真相的時候握住我的手。並且不要對我有惡感。每個人在一生中總有過失的——如果他能夠悔過自新，啊，我想他是未可厚非的了。」

「呀。當然是的呀！」諾瑪·加絲丹同意道。

「我得打十年前說起——那時我還住在奧大利亞。」戈登·維加說道。「在十年以前，我遭受了一生中的悲劇。大約在這時候，我那病了多年的母親死了。我父親對她是非常崇拜的，而在她死後，他却被捕了。因為他竊用了約有二百鎊的公款。我知道我父親是有意要逐漸歸還的，但還在沒有來得及歸還之前，這事情被發覺了，於是他被判處了六個月。

的徒刑。他是爲了我的母親而挪用公款，挪來了錢是給她去施行手術以冀挽回生命的。我的父親在他被拘的三個月後死在獄中了，在這時候，我的肝腸正是時時欲斷。現在你們知道了這真情了！現在你們道知我爲什麼要怕魏爾司了。我恐怕他要公佈我父親的不名譽事件。我想你們聽得了這事情，一定也會同情我的，諾瑪。我竟不敢想起會失掉你。」

「我的孩子！我可憐的孩子！」諾瑪·加絲丹叫道，跪倒了吻着戈登的眉毛。「你要信任我呀。我愛你。我將永遠愛你。」

「謝謝你，諾瑪！」維加說道。「現在我要告訴你們我怎樣會認識這個克萊茜姆和本·魏爾司的了。在我父親死後，我的生活十分困苦。當然，他不會有點留下的了。我也祇有一個很微薄的職業。我決定出國去，所以我便到了奧大利亞的荒原去。」

「有一天我在一家酒店裏，那裏有一個像水手模樣的客人。他同三個流氓在飲酒，不一會就鬧起來了。那三個人合了起來打這個水手。我看不過「三吃一」的勾當，所以我便起來加入幫那水手打退了那些流氓。這個人的名字叫做格里門，於是我到他的寓所裏去。我們發現他腰裏受了傷，那是一處刀傷。起先我還以爲大約沒有什麼重要，但後，便知道分明是一個致命傷了。」

「這裏不用多囉嗦了，但當他臨死之前，他給我一張紙條，這張紙條，是另一個水手給他的，那水手告訴他這上面是一張圖表，按照了這張圖表，可以發掘一袋在五十年前探攢時所埋藏在地下的一袋鑽石。我當初也不加重視，但也就接了放在我的衣袋中，因爲那個水手一定要送給我。」

「這個格聖門死掉了，我也不再想起那張圖表的事情，直到三個月後，我初次會見肯·克萊茵姆的時候。他並不是一個壞人，我有一天晚上便同他談着閒話。在我們的談話中，我們談起了鑽礦，他便告訴我說他會聽得在一個叫加倫寨的地方埋藏着有一袋鑽石。當他一提起了那地名，我便想起在那張圖上是也有的。於是我便把牠從衣袋裏拿出來給他看。

「啊，簡短一點說吧，我們都以為那裏一定有點東西在的，這地方一定值得去一探的；但我們知道這地方行着一種熱病，而且經過是非常危險的。

「啊，我們計算了一下，知道到加倫寨去總得要六十鎊光景的旅費。而且因為有熱病，一定還有可怕的損害。

「我們有一天晚上在那酒店裏商量這件事情，當時有一個水手走了進來。這人便是魏爾司，他是克萊茵姆所認識的。他們在以前曾做過朋友。

「於是我也被介紹了。克萊茵姆同我決定要魏爾司也加入我們的伙裏。他恰好有我的旅費所需的那些錢，所以我們便決定冒一下險，穿過那熱病的地帶，去從事發掘鑽石。

「於是我們便帶了一些生活上所必須的物的，開始搜索了。我們又帶了一架發音機（留聲機）和幾張唱片以消途中寂寞。但由於偶然錯誤其中有一張却是未曾灌過音的空白錄音片，並且還多帶了一架錄音機。」

「正是我們離目的地很近的時候，克萊茵姆得了熱病。我同克萊茵姆留在一起，看護看他，而魏爾司則按照了計劃繼續前進，答應發掘到了鑽石，便回到我門那裏來。他三天

以後回來了，說他尋到了那地方，可是並無所得。他說的倒是真話。

「第二天早晨，我們發現魏爾司不見了，他又帶去了我們的錢走了。但我則決定不把克萊茜姆拋棄。我看護了他一星期，但他却愈過愈壞了。於是他覺得他是難免一死了。」

「你待我這樣好。」他說。「你不是像魏爾司一樣的騙人的壞蛋，我要告訴你一些事情。我把那張圖改了一下，因為我恐怕魏爾司會欺騙我們。你把那張圖拿來，我來指給你看在那裏可以找到那鑽石。」

「我拿出了那張圖，我仔細細一看，我看得出改動的地方。克萊茜姆指出了可以找到鑽石的地方。」

「啊，我門沒有筆也沒有紙於是克萊茜姆想出了一個法子用來錄音。」

「魏爾司決不會放過你的，」他對我說道「我知道他，曉得你父親的事情。他對我問起了許多關於你的問題，他並且告訴我他同我父親同時也在獄中。他又說如果他不能夠弄得比你好，他總要把這個事情來向你敲一筆竹槓。好，我來制止他。因為他有事情把魏爾司挾制在我的掌握中，正如你也可以挾制他一樣。」

「這樣一來，那張錄音片便製就了交給我。十分鐘以後，克萊茜姆死了。」

「我繼續進行，於是我找着了那袋鑽石。」

「我一直以為我總有一天會同魏爾司碰頭的，而且他也會知道我現在已致富了的，所以即便保存了那隻留音機，到倫敦來。我一直在戒備着，因之當我聽見說他要來看我，我也並不驚奇。我告訴他那個錄音片的事情，但他却不肯相信我。所以我便在電話中開給他

聽。

「我可憐的父親並沒有幹了什麼真正的壞事。他犯罪受刑，送了他的性命。我以前並不想告訴你，諾瑪。你知道。我是非常愛你，我受不住因你聽見我父親是個囚犯而離開我的痛苦。」

吉恩看着諾瑪·加絲丹，他看見她俯身去吻着她的愛人的時候，眼中充滿了眼淚。於是，那偵探便緩緩地走出了房間，後面跟着他的事主。

奇怪的死

當我立起來，要拍去煙灰的時候，忽聽到電鈴在響。我看到鐘上已是十二點差一刻了。這深夜，該不致再有客人。除非那些病人，要我終夜等待。我很不樂意去開門。那知在門外石級上的人就是歐洛克福爾摩斯。

「華生，」他說：「我希望這時候看你，還不算太遲。」

「請進來，我的朋友。」

「你覺得很驚異吧？那也不能怪你。喔，你還吸着你婚前的亞開達板煙？你的外衣上，還留着煙灰。我想我沒有猜錯吧！華生，人家一望便知你是穿慣制服的。要是你不把襯手帕在衣袖裏的習慣改掉。並且你不能做平民。——今夜你可能留我過夜。」

「可以。」

「你曾經告訴我，這裏有個客人寄宿。今夜你帽架上沒有帽子，想來你這裏沒有客人

「倘使你，今夜高興在這裏，那我非常歡迎。」

「謝謝你，那我便不客氣的要佔你的帽架了。但你這裏有討厭的不列顛工人。我希望他不是通陰溝的。」

「不是，那是修理烟囪的。」

「你看他的腳踏在油布上，在燈光下看去，那印子非常清楚。我今天夜飯是在華特洛吃的，不過願和你在一塊兒抽抽煙。」

我把烟盒交給他。他在我對面儘抽着烟，一聲不響。我知道他深夜到我這裏來，一定有事情的。我耐性等他開口。

「這幾天，你很忙吧？」他很注意的看着我。

「是的，今天也很忙。」我說：「在你眼中，是一望便知的。我不知道你怎能知道？」

「我的朋友，我知道你的習慣。凡在忙的時候，總要坐車子的。如果路近的就步行。現在你的鞋並不齷齪。所以，我想你這幾天一定很忙。」他笑着說。

「你真高出於人。」

「這也算不得什麼，一般人往往忽略推測上所憑之點，因而覺到奇怪。我的朋友，這原和你記載各種案件一樣。你故意把每一案件裏的要點，寫得很平淡，使那些讀者不能領會到。所以到了結束時，自然要覺到非常驚奇。現在我也處在讀者的地位了。因為我有着一件費煞腦力的案件，如果要證實牠，還缺少一兩個條件。——不過，華生，我想一定可

以得到的。」他說的時候很興奮，血液也上升了，他的面頰呈了紅色。而且顯着他很天真。但只是一瞬間，他又回復到紅印第安人靜穆的態度。因了這種態度，曾有好多人把他當作一部機器。

「這案子有點特殊性質，是值得注意的。」他說：「我已着手偵查，料想結果也不遠了。假如你能在這時候，助我一臂之力，那是有益於我的。」

「我非常高興。」

「你明天能到阿第雪特去嗎？」

「可以的，這裏我請傑克遜來代理醫務。」

「那很好，我決定明天十一點十分，在華特洛上車。」

「那我也不致很侷促。」

「你如果不覺得疲倦，我可以把這案件的經過，和我們的工作，可以約略的告訴你。」

「你未來的時候，我倒倦着思睡，現在却很清醒了。」

「這事情，也許你已在報上讀到那事情的詳載了——就是阿第雪特的曼斯却王軍的畢克萊大佐被狙案。」

「我一點也不知道。」

這事情除了當地以外，沒有引起外界的注意。而且只發生了兩天。事情是這樣的。

「你總知道曼斯却王軍是不列顛軍隊中最著名的，愛爾蘭兵團。他們曾在克里米和麥鐵尼兩次戰役立過戰功。而且以後又屢奏奇功。這軍隊在上星期一晚上，還是傑姆斯畢克

萊統率的。他是一個有經驗的軍人。入伍的時候，是個平民。那時也不過是個小兵，因為在麥鐵尼一役裏，爲了她的勇敢，才升了級，後來竟統率了這個兵團。

「畢克萊大佐做軍曹的時候，便結了婚。他的太太是前任軍曹的女兒，——密斯娜茜黛惠蘭。因之，我們可以料到，這裏面的人物，不免有些傾軋。但這對年青的夫婦很能適應環境。密昔斯畢克萊和軍中的太太小姐們交往很密，大佐對待軍中的弟兄也很和善。大佐太太是非常美麗，雖然結婚快已三十年，仍很年青動人。」

「畢克萊的家庭生活是很美滿的。據末范少佐告訴我，他們夫婦間從沒有口角發生過，而且大佐對他妻子十分體貼。而且他不能和他太太分離一天，要不然他便會感到難受。她也忠於他，不過沒有像大佐那樣熱戀他。在全軍中，他們被稱爲一對中年的模範夫婦。所以在他們這樣愛好的情緒裏看來，對於現在所發生的慘劇，密昔斯畢克萊是毫不相干的。」

「畢克萊大佐，在平時看來，他是一個健康勇敢的軍人。但有時他有粗魯和復仇的行爲表示。不過從沒有在他妻子面前發現過。除了末范少佐外，我還會問過兩三個軍官。據說大佐有時很憂鬱。當他和同伴們談話間，或宴會上，突然會收斂他的笑容，好像內心有說不出的難受。當他被狙以前幾天，他更其鬱鬱不樂。這種情狀，往往使人感到是大佐特異的地方。而且他怕獨居一室，尤其是近黃昏的時候，這也頗引人注意的。」

「曼斯却第一團，是第一一七聯隊改組的。駐紮在阿第雪特住多年了。軍官的家屬，都住在營房附近一帶。大佐的家，就在離北營不遠的藍靜別墅。這別墅的四周全是草地。」

這屋子除了大佐夫婦外，還住着兩個女傭人，和一個車夫。他們沒有兒女，也絕少有客人來住宿。

「上星期一晚上，大約九點鐘以後，蘭靜別墅，就發生了那樁事情；

「密普斯畢克萊是個天主教徒，她對於教堂所設的聖喬治善會，非常熱心。這善會是隸屬於麥德街禮拜堂的。這會是施發舊衣服給貧苦的人們。那晚八點鐘，該會舉行一次會議。密普斯畢克萊因為要出席那個會議，晚飯也弄得很傷促。當她出門的時候，她聽車夫說不一回就可回家。後來又約密斯曼麗遜同赴會。約在九點一刻她仍和密斯曼麗遜同回來，直到曼麗遜門口才分手。

「蘭靜別墅裏，有間清晨休息室，這屋子面向着馬路，也有門通草地那草地不過卅碼寬，草地上有矮的圍牆，牆上有着鐵柵。密普斯畢克萊回家便進了這屋子。那時牕帘也沒有放下——因為這屋子晚上用不到的。那晚密普斯畢克萊進去後，便點了臘燭，又喚了女傭人瓊·史蕙丹要茶。——這和她往日的習慣相反的。那時畢克萊大佐在餐室裏，聽到他妻子回來的聲音，也就進了那屋子，車夫親自看他穿過甬道，走進屋裏。

「十分鐘以後，茶才煮好。女用人端茶進去的時候，聽到裏面吵得很厲害，她在門上打了幾下，也沒有回答，而且門竟上了鎖，因此，她回轉身去告訴燒飯的女用人。後來又和車夫一同過去，那時候，鬧得更響了。不過裏面只有畢克萊大佐夫婦的聲音。大佐的聲音很快很兇，使他們聽不清楚。密普斯畢克萊的聲音，也很嚴厲，當她高聲說話的聲音，他們聽得很清楚。『你這懦夫，』她反復地說：『你這懦夫，現在怎麼辦呢！我不能再和你

一塊生活。你這懦夫。」突然被大佐怪叫的聲音打斷了，同時又有碰撞的聲音，那太太也發出尖厲的呼聲。這時車夫猜來裏面發生了慘劇，想打破門進去，但竟弄不開，室內的怪聲又起了，嚇得女用人，不能幫助他。車夫便想出個法子，繞過草地，走到清晨休息室的另一扇門。那邊的長窗開着——夏天開牕原是常事——他到了裏面，見他主婦已經失了知覺，倒在一隻長椅裏。在火爐邊，他的主人已倒臥在血泊裏。兩只腳擱在椅子上，並且已經氣絕了。那車夫因已來不及救他的主人，便去開門。但門上的鑰匙，並不留在鎖孔裏，同時什麼地方都沒有。於是，他仍舊從長牕裏出來，到外邊去請了醫生，又喚了一個警察進來。誠然，大佐的妻子有重大的嫌疑，那時她仍沒有知覺，故所以將她抬到臥室裏。大佐的屍體也移在沙發上，等候細細檢查。

「那不幸的老軍士的致命傷，就是後腦有二寸長的創口。好像被笨重的兵器所擊傷的。那兇器大約就是屍體附近的，那個骨柄硬木棒。大佐生前，曾在各地收藏着各種不同的兵器，作為他出戰的紀念品。不過僕人們說沒有看到那木棒。想來也許這種古怪的東西太多了，容易忽略的原故。因之警察斷定這是他紀念品之一。但那鑰匙却一點着落也沒有，既不在死者的身上，也不在密普斯畢克萊的身上。同時其他地方也沒有。直到後來到阿第雪特找個銅匠來才把門弄開。」

「事情是這樣經過的。華生，第二天，我應了末范少佐的請求，到阿第雪特去幫助警察偵查。這事情經我看過以後覺得那案子的實情比事情的經過更要複雜離奇。」

「我在觀察屍體以前，就向僕人訊問一番，所得到的結果現在我可以告訴你。從女用

人瓊。史蕙丹的談話中，有件事情值得注意。就是當瓊，史蕙丹沒有折回的時候，不過從他們的聲調語氣方面知道他們在吵架。我問得很仔細，所以他說曾聽到主婦叫過兩次大衛，但大佐的名字是傑姆斯，這一點是很重要的。

「還有大佐的面貌竟有變異，使僕人和警察覺到很奇怪。他們說，那臉孔竟非常恐怖，簡直不像人類的面容。甚至有人一見便要暈去。據警察們的猜測，當大佐見他妻子有行兇的舉動，覺到自己生命不幸的來臨，因而有恐怖的表示。不過他的創傷却在後腦，顯然那行兇的人在他背後，這又怎樣講呢！密昔斯畢克萊又患了腦病，也不能問她。

「從警察那裏知道。那晚和密昔斯畢克萊一同出去的密斯曼麗遜，也曾被問過。可是她也不知道，爲什麼密昔斯畢克萊一回家就要吵架。

「華生，我知道了這些事情後，便抽着烟，細細地分析。這裏最明顯的就是那鑰匙的不見。大佐夫婦也沒有，什麼地方都找不到。那一定有第三者來過。而第三者只能從長廳裏進去。因而我想來也許能在室內或草地上，能發現這秘密人的腳跡。果真我得到了。室內確有人來過，他從馬路上，跨過矮牆，穿過草地而來。一共有五個清楚的腳跡，一個是當他爬進矮牆時留下的，兩個在草地，還有兩個在近長窗的地板上。他彷彿跑得很快，因爲腳尖的印很深，但使我十分失望。那不是人腳，而是那人的同伴。」

「那人的同伴？」

「你看這是什麼？」福爾摩斯從口袋裏拿出一張棉織紙放在他的膝上。

那紙上，繪着幾隻小動物的腳印。那腳有五個腳趾，還有長腳爪。腳的大小像茶匙。

「這是狗腳。」我道。

「你會聽到狗會爬到窗簾上去？我看到窗簾上也有這種痕跡，可見這東西會爬上窗簾去過。」

「那末是猴子。」

「但也不是猴子腳印。」

「那末是什麼呢？」

「這不是狗，不是貓，也不是猴子，更不是我們所熟悉的動物。我曾在腳印距離上猜想：這裏四個腳印，那是牠立着的時候。牠前後腳的距離，至少有十五吋，再加上牠的頸和頭的長，可以知道牠約有二呎。假如有尾巴，也許還要長點。現在你再特別的。這裏有牠走動的長度，每步距離只有三吋，你可以知道牠的身體雖長，腿却很短。這東西雖沒有毛留下，不過我可以知道牠的大概情形了。牠還要爬上窗簾去，那一定是食肉類。」

「你怎樣知道牠是食肉類？」

「窗口掛着一只雀籠，牠爬上去的目的，一定要吃那籠裏的雀子。」

「那末到底是什麼獸類呢！」

「如果能知道牠的名字，那案件也許就能解決。我猜來也許是鼯鼠類，不過比我們所看到的還要大。」

「但這東西和這兇案有什麼關係呢？」

「這也不能知道。不知我們知道的也已不少：當大佐夫婦吵架的時候，一定有人在馬

路上看着，那時窗帘也沒有放下，室中的情形，他看得很仔細。後來那人穿過草地，走進屋子，他的奇怪的同伴也跟着進去。這人一進去，就行兇。或許大佐見他後，便嚇倒在壁爐角上。此外我們還可以知道，那人臨走時，把鑰匙帶了去。」

「你種種的推測，更使我糊塗了。」

「不錯，現在這事情，比先前料想的更要神奇。我已決定從另一條路去偵查。華生，我已使你少睡了。其餘的事情，留着明天到阿第雪特再說吧！」

「謝謝你，說下去。你既已說到這裏，就不能停止。」

「好，那我再說下去。我們已經知道密普斯畢克萊在七點半鐘出去的時候，和她丈夫還是好好地。雖然並不怎樣親熱，但據車夫說她臨走時的態度和往日一樣。可是回家以後，却像不願見她丈夫，迄自到清晨休息室。當大佐一進去，就開始鬧起來。可知在密普斯畢克萊出去後，一定有意外的遭遇。使她對於丈夫的態度大變。在出去一點半鐘之間，她和密斯曼麗遜總在一塊。她雖然說不知道，但實際上她一定明白他們吵架的原因。」

「我猜度那年青的姑娘和老年的軍士有點關係。那晚這姑娘和密普斯畢克萊說起，故而回家便吵。這不是和事後密斯曼麗遜推托說不知道，符合的嗎？不過從另一方面看來，這推理是不合邏輯的。因為密普斯畢克萊在吵架的時候，曾說到大衛。還有大佐對他太太很誠懇；並且還有第三者闖進去；這些都不能使那個推理成立的。現在或且把密斯曼麗遜和大佐有關係的假定推翻。認定密斯曼麗遜一定知道：大佐夫人忽而厭惡丈夫的隱情。於是我便去訪問密斯曼麗遜。並且告訴她，要是她這事情不說明，她的朋友娜茜黛惠蘭要被

官方提去。

「密斯曼麗遜是個短小，嬌弱的女子。淡黃的頭髮，她的眼光好像很膽怯的，頗惹人生憐。我覺得她的智力方面很強的。她聽我說完後，又沉思了一回，才後慢慢地說了許多話。

「我現在說一點給你聽：『我曾答應我的朋友，不將這事情說出來。但現在她有絕大的嫌疑，而自己又不能辯白。那末，我爲了要幫助她，自然不能保守那信的。我就將星期一晚上的事情完全告訴你吧！

「那晚我們從華德街教堂出來的時候，是九點差一刻，那時必須經過冷僻的海爾森街。這街只有一盞路燈，當我們快要到燈塔的時候，我看到有個駝背的，肩上放着一隻小箱子；低着頭腿也是彎的；而且好像有病似的人。一拐一拐的走向我們。他趁着燈光，抬頭望着我們。忽然立起了，叫了起來：『天啊！這是娜茜……』」密斯曼麗遜的臉色慘白要得厥去，如果沒有那個可怕的人將她扶住，她定要倒下去。

「我正要去找個警察，但密斯曼麗遜却很和善的對那人說話，聲音是抖顫的「亨利，我以爲你已死了三十年了。」

「他答道：『是啊！』」他的聲音很可怕，面貌又很兇惡，臉色很黝黑。頭髮是灰白的，面頰像個皺皮的桔子，我見他後的當夜，便做起惡夢來。

「密斯曼麗遜對我說：『請你走前幾步，我要和他談話。你不必害怕。』她說話的時候，雖很膽大，不過她的臉色，仍很蒼白，說話的聲音也不自然。

「我便走到另一個地方。她和那跛腳男子談了有幾分鐘，便回到我這裏來。那人仍在路燈桿邊，揮着他的拳頭，表示極度憤怒。密普斯畢克萊一路上並不說到這事情，直到我家門口，才拉住我的手，說不要把這事情告訴任何人。她說：「這是我的老朋友，分別了好久，現在又碰到了。」我允許她決不將這事情說出來。她親着我的面頰走開了。這完全是事實，以前我爲什麼不告訴警察，因爲我不知道她處的地位是很危險。爲她的安全起見，我應該把整個事實告訴你們。」

「華生，我得到這番實情，便像黑暗快要過去，天也露着一線曙光。以前的種種，現在都能連在一起了。」

「現在我就要設法找到使密普斯畢克萊改變態度的人。如果他留在阿第雪特，那不難找着，因爲那地方人少，而且一個有特徵的人更引人注意。我化了一天的功夫，今晚終被我找到了。她的名字是亨利霍特，就住在他們相遇的街上。他到那地方，還只有五天，我假着調查的名義，和那屋主談了好一回。這人是個魔術家，每到晚上，常到兵士們的茶肆酒坊裏去演奏他的技術，還帶着一隻會變戲法的怪獸，這小動物藏在小箱子裏。寓所主人很怕見牠，因爲從沒有看到那種東西。據說那人有風濕病的，而且說話的聲音也很特別。前兩天晚上，他曾哭過，並不是爲了不能生活。他付房租的時候，給寓所主人一種少見的錢幣，寓所主人以爲不能通用的。他拿出來給我看，我知道是印度的盧布。」

「華生，現在你可以明白我所處的地位了。爲什麼要你幫忙？我們可以知道那裏室內的情形，只有他一個人知道；他追蹤着她們，他看見大佐夫婦吵架。後來又進了屋子，同

時那只小東西，也逃了出來。這種推斷是不會錯的。」

「那末你要去看他？」

「自然要去看他，但還需要一個見證才好。」

「要我做見證？」

「你若願意，則最好。假如他馬上說出來，當然很好。要不然，我們來請求一張傳票好了。」

「但你怎樣知道，他還留在阿第雪特呢！」

「我早已準備好，有個少年看守着他。無論他到那裏，那少年總是跟着。華生，我想明天一定可以到海爾遜街看見他。現在我一定要你去睡了，否則我真過意不去。」

第二天，我們到出事的地方去。那是一個晴朗的日子。我的朋友和我逕向海爾遜街走去。福爾摩斯雖善掩飾內心的感情。不過那時也露着警惶的神色。他又警又喜。其實，他每次的探案，都懷有這種心理的。

我們轉到一條兩旁都是二樓的磚房的短街。他說：「就是這條街。噢，辛伯遜來報告哩！」

一個衣服襤褸的少年，向着我們走來，密斯脫福爾摩斯，他在裏面。」那少年說。

「好，辛伯遜。」他拍着少年的肩頭「華生，來吧！就是這間屋子。」福爾摩斯投了名片，說有要事相商，幾分鐘以後，我們便見了他。這麼熱的天氣，他還生着火，屋裏竟熱得像火坑一樣。他倦坐在椅子裏，使人一見到他，便知道他是不健康的。」——他慘白的

臉色，瘦小的身材。但以前一定是個英俊的少年。他用懷疑的眼光看着我們。也不站起來，也不開口，祇向着我們招一招手。

你就是一向住在印度的密斯脫亨利霍特吧！我們是爲了畢克萊大佐被狙的事情來的。

「我怎能知道呢！」

「這事情如果不弄明白，那你的老朋友密斯畢克萊也許要犯殺人的罪名了。」

「你是誰？也會知道這件事情。你的話是否真實的？」他驚奇的抖道。

「怎麼不實在？官方只要她一有知覺，便要傳去訊問了。」

「我的天啊，那你就是警察！」

「不是。」

「那末，這事情和你有什麼相干？」

「爲了公正的審判，誰都可以調查的。」

「那末，請你相信我，她沒有罪。」

「那你是兇犯」

「也不是。」

「那末，誰殺了傑姆斯畢克萊大佐呢？」

「天殺了他。——不過，我也存心殺他，要是他死在我手裏，也是應該的。當時，他不因了自己的良心發現而死。那我決定殺了他。——你知道這故事麼？現在我毫不隱瞞。因爲我覺得並不慚愧，事情是這樣的：

「你們現在看到我這樣醜陋，駭着背，腿骨也彎曲的。當年我是一一七聯隊裏最英俊的小隊長——亨利霍特。那時候，我們駐在印度的蒲濟，當時畢克萊是同隊的軍曹。全軍中有一個俏姑娘，就是前任軍曹的女兒娜茜黛惠蘭。那時有兩個人追求她。她却愛着一個——你們看到我現在的樣子，這種天氣還要烤火，也許要笑我。當時她因為我漂亮，竟熱戀着我。——不過娜茜的父親要她嫁給畢克萊，因為他受過教育，而且職位比我高。可是她仍忠於我，我覺得還可以和她結婚。」

「那時麥鐵尼戰事發生了，全國都起了騷動。我們被困在蒲濟城裏。我們只有半隊砲兵，西克司兵一隊，還有許多居民。城外的亂軍有一萬多，竟像許多獵狗圍住一只老鼠籠。二星期以後，城中連飲料都沒有了。那時奈爾大將的隊伍正要開拔。所以我們沒有法能和這大軍通消息。因為我們不能帶了許多婦孺老幼殺開一條血路。只有一個求援的方法。我便自告奮勇，要求到那邊去告急。我知道畢克萊太佐路徑最熟，便和他商量，他給我一張地圖，告我怎樣逃出亂軍的範圍。那晚十點鐘，我就出發。因為城中有一千多人等待援救。我心裏更念着一個人。」

「當我緣城而下，城脚下有條將乾的河。我打算低行渡河，不致給敵人看到。但當我要轉角的時候，發現在我不遠的地方，有六個哨兵，我不及躲避，被他們擒住了。那時我內心的苦楚更甚於肉體的痛苦。因為我聽到那幾個步哨在說，畢克萊已暗中着人到奈爾大將那邊去告急，你想傑姆斯畢克萊的計劃如何？這樣子，向奈爾大將告急的事情，就沒有我的份子。一天以後，蒲濟城解圍了。」

「我被亂軍帶走了。真是好多年沒有看到白種人，我曾設法逃匿，但終於被他們捉回，又受了不少的苦刑。你們可以想到，我那時的生活了。戰事結束以後，我被幾個逃兵帶到奈保爾，又轉到塔其嶺，那幾個逃兵被殺了，我做了那邊山民的奴隸。直到後來，找到一個機會，往北逃到阿富汗，做了幾年亡命之徒。最後到了潘基，和那些土人一起過活，學到了幾種技能，便開始過我的流浪生活。」

「我已成了殘廢的人，也不想回到英國找我的老同伴。我雖想復仇，也不願回來，寧便讓他們知道我已死去，不教他們看到我持了手杖，像猩猩一般走路。我聽到畢克萊娶了娜茜，而且畢克萊升了大佐。我仍不想復仇。但人到了晚年，總要想到家；念故鄉的心，會油然而起。幾年來，我想到故國美感的田園，和秀麗的河山。想在未死以前，再看看闊別已久的故鄉。於是，積了回鄉的川資，重到駐兵的地方來。做一些能博得兵士們喜歡的把戲，來維持我的生活。」

「你的故事真動聽。」福爾摩斯說：「你和密普斯畢克萊的相遇，我完全明白了。那時你跟着她，又看見她和丈夫爭吵，她一定痛斥他過去的行爲，你見了，便情不自禁地穿過草地，到那屋裏去。」

「是的，先生。他一見我，便感到非常不安。——我從沒有看到過——隨即他倒在壁爐上死了。其實，他沒有倒下去，已經死了。因為他一見我，便像中了流彈。」

「以後怎樣？」

「那時娜茜暈倒了。我從她手裏拿了鑰匙，想開門呼救。但一想還不如悄然走了吧！」

因為這事對我很不利。如果我因而被捕，那我的秘密便要宣洩出來。於是，匆匆地把鑰匙放進口袋裏。却忘掉了我的手杖。因為那時蒂第逃了出來，爬上窗簾。我把牠捉住了，放進籠子，便急急的逃走。」

「蒂第是什麼？」

他轉身過去，把放在屋角裏的籠子門開了，裏面跳出一隻美麗的紅棕色的小動物來。那小動物的毛很柔順，短的腿，小的鼻子，紅色的眼睛，很是有趣。

「這是蒙古鼯。」

「是的，有人這樣叫，也有人叫牠貓鼯。」他說：「我却叫他捉蛇鼠。因為牠善捉蛇。我有條去毒牙的大蛇，每夜在兵士們的酒吧間裏，由蒂第捉蛇，來逗他們的歡笑。先生，你還有什麼要問我嗎？」

「如果密昔斯畢克萊有什麼困難，我們仍要來找你。」

「那我自己會來。」

「要沒有什麼困難，也不將他的惡跡宣揚出來。以往卅年裏的罪惡，足使他良心上難受。噯，末范少佐，那裏去了。再見！霍特，我要問他一天內有什麼事情發生沒有？」

我們出來追着少佐。他說：「這次的事情，結果完全沒有意思。」

「怎樣？」

「據法醫的檢驗，証明大佐的死，是患腦充血。」

福爾摩斯笑着說：「那也好，我們不必再留在阿萊雪特。」

「不過，他們爲什麼叫大衛呢？鮑文夫的名字是傑姆斯，另一個人的名字是亨利。當我們到車站去的時候，我問他。」

「朋友，那是密普斯畢克萊借來咀罵大佐的啊！」

「咒罵他？」

「是的。你總知道大衛也曾有畢克萊大佐同樣的行爲：大衛誘佔赫雷亞的妻子碧姝麗，並且設計陷害赫雷亞嗎？在聖經上有許多記載，我都快遺忘了。但你在撒母耳第一章，或第二章上可以找到的。」

死裏逃生

深夜的嚴寒，雖然冷氣迫人，可是畢爾·歐文並沒有把車窗閉上。他駕駛着自己所有的一輛出差汽車沿着狹窄的登維爾街開去。他剛才載了一個客人到東區去，希望在回程時，能夠兜得一個乘客。可是，看起來沒有什麼希望。

好像今晚。

甚至連一個他遠遠看到大步走着的男子，也轉入一條交叉路口去了。他從反照鏡裏，看見後邊有一輛汽車開上來。他把車駛近行人道，後面那輛汽車閃電一般地開過了。畢爾·歐文心中罵起這個駕車人。說不定他根本是無緣無故開得這樣快。

他注意到這輛汽車後面照着執照號碼牌子的燈沒有亮，不禁微笑起來。他心中希望，說不定給一個警察看見，這輛汽車不免要碰到麻煩了。

這輛汽車開到剛才那個行人轉入去的交叉路時突然轉彎了。幾秒鐘後，歐文也開到這條路口。

一陣槍聲好像六隻汽車車胎連續爆裂了，一個女子驚叫起來的聲音。

歐文連忙煞停了汽車。他睜大眼睛仔細看進這條很暗的小路，他看得見這輛汽車的暗影緩緩走着。突然，一道電光穿透黑暗，照着一個瘦長的女子，正轉身向歐文的汽車所停的地方跑過來。

電光滅了，隱約看見一個男子立在那輛汽車的踏腳板上。一枝手槍連續發射了三次。這個女子的呼叫聲，使歐文迅速地活動起來。他躍到行人道上，向她跑過去。他走到她身旁時，她正在狂奔着。他連忙把她推到黑暗中去，一手抓着她的手臂。槍聲又響了，他覺得有些東西打在他的帽上。

他便推着這個女子，回頭跑過來。他們要穿過轉角處的一段光亮的地方然後跑到他停車的地方。又有兩三槍從他們的身後打來。他的汽車後面的窗上玻璃碎了，一顆子彈打在車身的旁邊。

歐文把這個女子推進汽車內，推她匍伏下來。他自己走上前座，匿在駕駛盤下面。不到六十秒鐘，一切都過去了，汽車又沿着登維爾街開去了。歐文注意着他的車後，可是燈光明亮的第六街已經接近了。顯然，那些壞蛋不敢追上來了。

歐文駕車沿着第六街走了一會，才覺得心頭安定下來了。

「得啦，姑娘，」他說了，你可以立起來了，你要到那裏去，到警局裏去嗎？」
這個女子沒有回答，他回頭看看，才知道她已經暈過去了。他本來向警局開去了，可是中途又改變主意，便在一條靜寂的街上停下來。

他也許太魯莽一點了。當過了六年汽車夫後，畢爾·歐文已經有了一些經驗。譬如，少管閒事便是一條好的規條。尤其是關於警探們和那些殺人不眨眼的匪徒的糾紛，最好不要涉及才好。

現在，他還是先聽聽這個女子說出緣由後，再作計較。

他便拿出一小瓶預備救急用的白蘭地酒，扶起這個女子，把瓶口對着她的牙齒間倒下去。他看見她有一口潔白整齊的牙齒呢。

她穿了一件深藍色的外衣。一頂同樣顏色，可是是去年式樣的帽子落在車上。栗色的秀髮，更顯出她的面孔蒼白。他心裏想，是一張美麗的面孔呢，並沒有怎樣人工的裝飾。她的樣子像一個高尚的女子，可是……

你不會知道的，何況她又是一個給拿了兇器的暴徒所追逐的女子。
幾秒鐘後，她睜開眼睛了。棕色的眼睛對他看着，露出惶恐的樣子。

「我們逃脫了，」他苦笑着說。

他說完了，看見她驚惶地打了一個寒噤。「快些說吧，」他輕輕推着她的身體說。「我要送你到警局去。」

「不，不要到警局去！」她細聲說。她坐起來指頭不安地按着嘴唇，臉上籠罩了一層恐怖的樣子。

「他們——他們向一個男子開槍——開了六槍！」她喃喃道。「我——我看見他倒下……啊，太可怕了。我——我震驚呼起來，正要回頭跑開，突然他們把電炬照到我的臉上。跟着——」

「以後我都知道了，」歐文匆匆說。「他們是誰？他們爲什麼要打死那個人？」她搖搖頭。「我不知道，」她說。「我是伯里公司的女書記，今晚因爲要做一些報告，所以工作得稍晏。我剛從房子內走出來，便看見車上那個人開槍。」

歐文又把酒瓶遞給她，她拒却了時，他自己便喝了一口，然後把瓶子藏好，這個女子對他根本沒有關係，不過他知道她跟這匪徒沒有關係，只是無意中目睹到這件事的人，便覺得放心了。

「我看見那兩個開槍的人，」這個女子興奮的說。「一個面孔蒼黑，鼻上有一個疤痕。另一個面孔渾圓得好像一頭豬，又胖又黃黑。他——」

「原來是麥命和楚克！」歐文低聲說了。

「你——你認識他們嗎？」這個女子畏縮起來，她臉上又現出恐怖。

「他們是丹尼·派斯加的兩個黨徒，」畢爾·歐文說。「你在報上大約看到過他的名字吧？」

「他是那個正在受謀殺罪審判的人嗎？」

歐文默默點頭。「不錯，就是這個無惡不作的大流氓，這次却給人獲得證據了——也許現在又得不到了！」

「我——我不明白，」這個女子說。

歐文聳聳肩頭。「你牽涉到這件事情裏了，」他說，「丹·奈芬——他是警局裏的一個探員，他獲得確實證據，證明派斯加是那件兇殺案的主犯。他有兩個作證的人，看見那天麥古脫給人擊斃後，是派斯加從死者的家中出來。有了這兩個見證加上別的證據，派斯加這次簡直有口難辯了。」

「可是這一切跟我有何關係！」這個女子問。

「你剛才也許是目睹那兩個壞蛋把一個作證的人打死了。」歐文踏動馬達，然後回頭對她看着。「如果是這樣，當然另一個作證的人決不肯出庭作證了。那個派斯加又可以逍遙法外了。我們現在到警局去，把你所見的告訴他們！」

他的汽車駛動了。可是却要連忙伸手把這個女子拉着，不讓她躍出車外。

「喂，你這算什麼？」他大聲道。「你——」他看見她的臉孔灰白了。她努力想掙開他的手。

「讓我下車！」她的聲音充滿了恐怖。「讓我走！」

她開始用力掙扎，歐文要把車停下來跟她對抗。

「你看，這些人下次向我開槍時，一定會打中的！」她喘息道。「如果你帶我到警局去，我要否認一切。我要說你想調戲我！」

歐文聽了，爲之一愕，便放了手。「不錯，」他喃喃道。「不錯，我沒有想到這一點。你叫什麼名字？」他突然問道。「我名叫畢爾·歐文。」

「我是海倫·史凡絲。畢爾，請你送我回家，把今晚的事忘記了吧。」

他對着她的發抖的手看着，慢慢搖搖頭，說：

「也許不是這樣容易呢。也許我忘記了幾件事。海倫你看，當電炬照着時，這些暴徒一定看見你的面容！他們一定要到處找你，你到外面來很爲危險呢。他們一定看見你從那所房子出來。」

海倫·史凡絲輕輕嘆了一聲。「畢爾，可是我要怎樣才好呢？我——我不能躲在家裏，放棄了我的職事呀。」

歐文的灰色眼睛對她看着。他正在想着他自己跟這輛汽車也牽涉進去了。也許他們沒有看清楚他這輛汽車。也許他們看見了的。

他並不把這一點對這個女子說。「你跟家裏的人同住嗎？」他問道。

海倫搖搖頭。「我自己一人住的。父母都已死了。」

「你今晚回家不安全呢，」歐文對她說。他很快便決定了。「我帶你到一個能夠照料你一晚的人那裏去。」

「可是我——」

「不要多說了，」他迅速打斷她的話。「我明天早上再找辦法。你可以打電話給你的

房東太太，說你今晚在朋友家裏住。」

他開動了汽車，又說道：

「你會喜歡密昔斯勃勞脫的。我從前跟她做過鄰居。後來因爲工作關係，便遷入城裏來。」

十五分鐘後，歐文把他的汽車停在城外的一條寂靜街道上，然後伴了這個女子走到街頭的一間整潔的小屋去。

出來開門的是一個白髮碧睛的老年胖婦人。

「畢爾·歐文，」他叫道，「現在是什麼時刻，還來——」她說到這裏看見海倫，便點頭微笑。「請進來吧。」

歐文把剛才的事情——對密昔斯勃勞脫說了，同時，她去煮茶燒點心給他們喫。

「畢爾，你打算怎樣？」密昔斯勃勞脫問他。「海倫在這裏隨便居住多少時候都可以，可是她總要出去的呀。」

歐文皺皺眉頭說：「我明天會想辦法的。我把汽車停放在老喬的汽車房裏，我自己到克倫治旅館開一個房間過一夜。」

密昔斯勃勞脫對他看着。「你不怕他們查獲你的車子嗎？」

海倫把手中的茶杯放下來，臉上現出憂慮的顏色。

「我——我沒有想到這一點呢，畢爾，」她迅速說，「你自己也有危險呢。」
「他們不會到這裏來找我們的。」歐文苦笑道：「老喬的汽車房離此很近，旅館又是

「在同一條橋上。」

他約定明天來見她們，便告辭了。

歐文吩咐汽車間的職員替他把破碎的玻璃窗修好，然後步行到克倫治旅館去，躺在牀上考慮他自己的難題。

第二天早晨起來時，他決意把此事告訴探員奈芬，向他解釋海倫的憂慮，所以要求他不要把她的名子和下落宣佈出來，並且徵求奈芬對此事的意見。這個辦法雖然不完全滿意，但這是所能想到的最好法子了。

幾分鐘後，當他坐下來進早餐時，對晨報看了一眼，他覺得這個計劃有更改之必要了。丹·奈芬已經死了，身上中了六槍！

歐文低聲咒罵了一聲，便仔細對這張報紙看看，大標題寫了：

「匪徒又佔優勢！派斯加一案又將不了了之！」

詳細的記載中，有一段這樣寫着：

昨夜探員奈芬爲不知姓名的人所殺，已經有重大的結果。兩個作證的人已經拒絕出庭作証。如果沒有他們的作證，對派斯加一案勢將不能成立，除非能証實昨夜的兇殺，確係派斯加的黨徒所爲，同時使作証人不復有所畏怯……

歐文匆匆把早餐喫了，他心中想着海倫·史凡絲。如果她現在出來指証麥倫和楚克，她一定不免一死，因爲派斯加其他的黨徒都沒有就逮呢！

想起海倫將來要受到他們的逼害時，他不禁憤怒起來。並且想起奈芬這樣勇敢的探員

竟不免撞死槍下。

歐文喫完了早餐後，他便下了決心。他不能讓海倫冒生死危險！可是他自己正年青，只有廿七歲，而且也不是一個弱者，他有一點積蓄，是夠到別一個地方去重創一番事業，在審判期間，警局中人會保證他的安全的，等到匪徒伏法後，他們一定能夠保護他離開本地的！

他便借旅館的電話，打給密昔斯勃羅特。他跟這位老太太說了幾句話，便要她叫海倫來聽電話。

「哈羅，畢爾，」這個女子聲調中的焦急情緒頗令他覺得愉快。「你——你沒有意外吧？」

「當然沒有，」他匆匆說。「海倫，你聽我說，打電話給你的老闆，告訴他你這幾日不能到公司去，隨便說點理由好了。你不要到外面去。」

「可是，畢爾，爲什麼要幾日呢？我不能見到你——」

「再過幾日，這兩個兇徒便會被捕入獄，再也不會在街上找你了。是這樣的：我現在到警局去，說我看見昨夜的槍擊情形，認得兇手是誰。我不提起你的名字。你知道昨夜被殺的是誰嗎？是丹·奈芬呢！」

「畢爾不要這樣！」海倫驚呼着說。「不，我不許你這樣子！他們會殺死你的！」

「笑話！」他勉強一笑「我有辦法的，而且警探比較容易保護我。我們下次再談吧。再會！」

她來不及回答，他便把電話掛斷，回到自己的房裏。一會兒後，他下來，付清了房租，便離開旅館。

到了老喬的汽車房，他付了配玻璃的代價後，便走到車場他的汽車那裏，他上車，踏動馬達，開到街上去。

他看見密昔斯勃勞特剛走到轉彎地方，向汽車房匆匆走來，他不禁感到驚異。她同時看見他，便揮手叫他停車。

他身後有一個人聲說道：「朋友開下去，不要停！」

歐文迅速的向後一瞥，看見兩個人躲伏在後座的，現在立起來了。這個有一張黃黑而圓胖面孔的正是楚克。他拿了一枝手槍對準了歐文的肩頭，麥倫却從窗旁看出去。

「這老太婆是誰！」麥倫厲聲問道。

歐文努力壓着心中的恐懼。他踏動風門汽車一躍向前。密昔斯勃勞脫立在那裏看見了，臉上露出莫明其妙的樣子。

「她大約要雇車吧，」他說。「喂，你們要怎樣，槍劫嗎？」

「不要多說！」楚克把手槍在他的肩上戳了一下。「我們找尋你一整夜了。開到那邊的路角停下來。」

歐文依照他的吩咐，他的腦子迅速活動起來。他心中實在害怕得很，可是決意不讓這兩人知道。海倫總算安全了。

他心裏想着密昔斯勃勞脫爲什麼到汽車房來。不會有什麼嚴重事情吧。他在十分鐘前

曾跟海倫和這老太太交談過。

他轉過路角，在路邊停下來。在楚克的手槍威脅下，他走到後座去，同時另一個匪徒下車走進附近的一家店裏去。

麥侖去了不久，便回到車上，他嘴上帶着笑容，走上前座，擔任駕駛。

「我們得趕快點，」說完，汽車便開動了。

「朋友，那個老太太認識你嗎？」麥侖向，他問他聲音裏面充滿懷疑的樣子。

歐文聳聳肩「從來沒有見過，」他隨便的說。「我結交的都是年輕女人。」

「是呀，像你昨夜所選中的那個，」麥侖說。

「啊，她嗎？很不巧，她悄悄走了——」

「不要多講，」楚克說。「麥侖，你好好駕駛汽車吧。說話留給安特遜說吧。」

歐文的不安加劇了。原來他們帶他去見派斯加的代表律師，當地最陰險最狡猾的一個惡訟師。外間有人說，派斯加的爲非作惡，其實是受了安特遜的指點。

十分鐘後，汽車開到一所優美的住宅前的車道上。

當他們的汽車走近時，一間闊大的汽車房的大門緩緩升起來，汽車開進去後，它又復放下來。

麥侖用手槍押着歐文穿過一扇門，走下一道樓梯，沿着一條光亮的甬道，走進屋內。

安特遜在前廳內迎接他們，他是一個高鼻子，四十餘歲，身材頗壯的人。歐文看見這

位律師的紅棕色的眼睛，便覺得它有磁性的吸力。

「到這裏來！」安特遜說了，便轉身走進右邊的一間房裏。

兩個兇徒押着歐文走進一間顯然是書室的房間。室內還有兩個人。

那個目光狡猾的人，有一頭黑髮。他的年紀似乎超不過二十歲。另一個是塌鼻頭，臉色兇惡的人。

安特遜走上來距歐文一尺左右站着，一隻手指輕輕敲着他的衣領。

「那個女子呢？」他問道。

「我也想知道，」歐文故意聳聳肩頭。她乘我不當心時，悄悄走了。」

這個律師搖搖頭。「歐文你不要對我說謊，」他冷冷道。

歐文不禁打了一個寒噤，安特遜的銳利眼睛似乎穿透他的腦子。

「吸一枝煙好嗎？」他喃喃道。他不等回答，便摸出一包香煙。

安特遜對他的錶看看，皺起眉頭。「我不能慢慢等待了，」他厲聲道。「我十點鐘便

要上法院。在我離開前，要把這個女子交出來。你不必擔憂什麼。」

「喂，且慢！」楚克急急說出。「她說不定把所知的都對這個傢伙說了？」

安特遜眉頭更皺得利害點。「這件事該由我辦理，」他靜靜說。

歐文費了許多時間點他的香煙。房間內的靜寂空氣充滿了死的威脅。

「不要拖延時間！」安特遜突然喝起來，把歐文手中的香煙打掉了。「我老實對你說

，」他靜靜說。「這個時候，我們不願再殺什麼人。只要我們能夠避免。我給你跟這個

女子每人一千元，只要你們答應立刻離開本地。如果我用刑逼你說出這個女子的下落，你們兩人再也不會離開這裏了。」

他又對他的手錶看看。

「我給你十分鐘的時間來決定吧，」他繼續說，「你可以從這裏打電話叫她九點四十五分到車站等候你。我派兩個人監視你們乘十點鐘的火車動身。如果你回來，你們便沒命！」

歐文咽了一口沫。「如果你知道她的下落後，」他說，「也許你不讓我們走。」

安特遜聳聳肩。「只要我今天能使丹尼無罪開釋，」他微笑說。「你的死活與我毫無關係。我只要你不要聲張出來。在車站內殺掉兩個人是不容易的。歐文，不要這樣傻。想它十分鐘吧。楚克，你在這裏守候着他。其餘的人，跟我來。」

三個匪徒走出室外。安特遜跟在後面，把門掩上了。

歐文倒在一把椅子裏，他心感到很難過，一時他的腦中紛亂得很，跟着，漸漸清楚起來，他能夠好好思想了。

他如果拒絕，他們一定要用酷刑逼他的。況且他死後，他們仍舊會找到海倫——殺死她！

也許安特遜說的是真話，他和海倫兩人可以活着離開本地！

他對楚克看看。這個胖傢伙正坐在桌子上，他的胖豬一般的眼睛閃動着。他把手槍放在身旁，一面把十多根火柴削尖了，嘴裏嬉笑着。

歐文打了一個寒噤。他一直便是怕着這一件事。點着了的火柴插進指甲縫裏！他摸摸自己的前額，是溼膩膩的。

十分鐘後，安特遜獨自進來。

歐文說「我——我答應你，安特遜，可是我不能替這個女子來答應你，要跟他說過才行。」

安特遜點點頭。「很好。電話就在我的書室裏。偕他來吧，楚克。」

歐文走時，他心中很担心，這件事太輕易了。

到了書室裏，安特遜向着桌上的電話點頭示意。「快點吧，」他說。

歐文倒在一把椅子上，把電話機拿起來。中指已經按在軌表上，却又停下來。律師和楚克立在他的身旁，他苦笑着。

「你捉到我，可是並沒有捉到這個女子。安特遜，我不相信你，」他說。「你走開點，不要看着我所撥的號碼。」

「我喜歡一個做事謹慎的人，」安特遜微笑對楚克點點頭。「你可不要把你的所在告訴她。」

歐文目送他們走了去。他臉上的苦笑尚未消失。他故意用腳在地板上擦着，不讓他們聽見軌表轉動的聲音。

是海倫自己來接電話。

「海倫，這是很緊急的，」他說。「昨晚你所看見的兩個傢伙把我捉去了。他們——」

他們願出錢叫我們守祕密」

他匆匆把條件大約說出來，等待她的回答。過了一會，她才聲音發抖地回答。

「我們——我們還是答應他們吧，畢爾，」她說。「如果不答應，他們會殺死你的。」

「好的，九時三刻你在車站的售票處附近會我。告訴密昔斯勃勞脫——」一隻手從他的肩後伸出來把電話按斷了。

歐文四周一看。安特遜立在他的身後，臉上露出獠笑。

「不必多說話了，」他說。「楚克把他們叫進來。我們必須趕快拿獲這個女子。」

歐文坐在那裏，渾身滲着冷汗，他竟把海倫陷害了。他看着安特遜把電話機的軌表盤旋開，拿出一張卡紙。那時，麥侖和其餘的人默默走進來了。

安特遜拿起這張卡紙。「這是小噱頭，」他對歐文說，「把你剛才所撥的號碼錄下來了。你和這個女子實在太危險，不能讓你們活着。」

他把這張卡紙遞給那個場鼻頭的人。「你跟埃狄駕這個傢伙的汽車，」他說，「借外間的電話，打到電話局去查查這個號碼是在那裏。一定是在他停車的地方附近。把這個女子和屋內的人全都帶來。把他們留在這裏，晚上然後一起殺却。」

歐文那時實在按捺不住心頭的怒火了。他一躍起來，兩手抱着安特遜的腰部，他瞥見楚克正要瞄準向他開槍，別人手上也都拔出兇器。

他猛力把安特遜向這三個人的身上推去，他們便倒在一堆。同時他迅速轉過來，低頭

向楚克撲上去後，手槍剛好發射出來。子彈在歐文的肩頭掠過。

他一手挾着楚克的頸項，另一隻手捉着他握槍的手腕。他用力把楚克的臉孔壓下來，同時是提起膝頭猛撞到他的臉孔。

楚克高叫了一聲，倒下來，他的臉孔突然鮮血淋漓，他的手槍也落在歐文的手裏。

畢爾，歐文跳到書桌後蹲伏着。他從來沒有開放過手槍。他按按槍機，第一顆子彈放野了。第二槍却打中那個年青的匪徒的眼旁，他倒下去了。

可是歐文現在要對付麥侖和那個塌鼻頭傢伙的兩枝槍。子彈向書桌旁邊飛過來，他不得不低頭躲避。他冒險探首出去，看見安特遜躲在一個文件架後邊。他高聲喝道：「你們分散開呀。」

歐文不停地按着槍機，子彈一串飛出去。麥侖咒了一聲。他的槍落到地板上。跟着歐文的槍子彈發射完了！他立起來向塌鼻頭擲去。沒有擲中，這個人的槍却開放起來歐文的脅下感到一陣劇痛。

「你打倒他了！」安特遜大聲道。「不要再打野了。」

塌鼻頭怒喝一聲，又按起槍機。可是子彈打到天花板上。槍聲似乎從房間的四面八方射來。這個兇徒給兩個警察抓着了。

房間內突然來了許多驚探，有從房門進來的。有從窗口進來的。

一小時後，畢爾，歐文走進警長佛蘭特的辦公室，一手按着海倫的肩頭，她微笑着。

「海倫，」歐文說，「我向好幾個警探問過到底是什麼一回事，他們的回答總是：『很好，你跟這個女子把派斯加這一般人一網打盡了！』不錯，我們把他們一網打盡，可是怎樣呢？」

「畢爾是這樣的，」她解釋道：「當你打電話來，說要到警局自稱看見探員奈芬被殺時情形——我不願你一人獨負這危險。我便叫密昔斯勃勞脫到汽車房去通知你，說我也要一同去。她看見你跟兩個人一同駕車去了？其中一個人對她緊緊看着，這個人鼻上有一個疤。我知道不妙了。我便打電話給警長佛蘭特，把一切告訴他。他認為匪徒們一定設法逼你把我找到，當你的第二次電話來時，他正跟一班警探候在我那裏，他吩咐我怎樣回答你，同時派一個人去查明這個電話的來源。——」

「我們趕到時，你已經把派斯加的爪牙收拾得差不多了，」警長佛蘭特替她把這句話續完了。

自殺的陰謀

警官勃勞姆推開史達里探長的辦公室的門，走進去說：

「外面有一個名叫莫特瑪·地·勃夫的人要見你。」

「唔，是一個貴族階級的人嗎？」

「我不知道。他的名字雖然還好聽，可是他是一個戲子，一個喜歡做作的人，就是那種無論做什麼事總要裝模作樣的人。」

「勃勞姆，你領他進來吧。」史達里說。

莫特瑪·地·勃夫進來的第一句話便說：

「喂！你就是史達里探長嗎？久聞大名，如雷貫耳！」

「過獎了！」史達里莊肅的答道，隨即請他坐下來。「現在請把來意一說吧。」

「這是一件奇特的事情，」這個戲子聲調清朗的說道。「也許你看來覺得滑稽，甚至會令你忍不住大笑起來。」

「如果這件事要我們蘇格蘭警場照顧到的，不見得會這樣。」

「唔！」這位客人微咳一聲。「探長，我想現在我應該暫時放下我的戲台上的名字，用起我的本來名字——赫里·胡區。天啊，這是什麼聲音？」這位好好先生胡區背後忽然發出一陣古怪的聲音，他不禁驚叫起來。

這是勃勞姆竭力忍住了笑，裝出是咳嗽的聲音。他的臉孔漲得發紫了。

這個戲子又對着史達里：

「探長，現在我想問你：你到底聽見過我這個名字嗎？」他在史達里的臉上看到了回答，便繼續說：「我想你沒有聽見過！多年前，我本來很有名！可是現在，一切人都要看有聲電影，無線電播音，所以你可以明白我現在的經濟情況是相當嚴重了。每星期給我二十鎊，我便也滿足了。」

「這個數目並不少呢？」史達里說。

「這正是我現在所賺的數目——我正是爲了這件事來見你！」這個戲子說。「呀，你

也許覺得不懂！每星期不須做什麼，却獲得二十鎊的收入。現在讓我把實情告訴你吧。

「幾星期前，我在牛津街的一間酒店，遇到一個青年。我們兩人交話之下，發現他也知道一點我的來歷。我們談起戲劇界的事情，他說他正在寫着一部劇本——他的唯一希望，便是把它在舞台上排演。」

「可是他自認有些事情很令他感到為難——他要找到一個熟悉戲劇表演的人來幫助他。接着，他便向我要求，我願意暗中幫助他嗎？我願意拿二十鎊一星期的薪金跟他一同工作嗎？」

說到這裏，他停頓了一下。

「我當時簡直驚異得呆了。而且他只要我在每星期內的一個晚上助他一次——由他用汽車接我到他在鄉間的家裏去，事後再送我回來。這件事必須緊守祕密。我不能對別人提及！」

「這是一個好差事，」史達里說「這個數目却也不錯。這個青年我想一定有錢。可是你還有話想對我說吧？」

「有的，有的！」這個戲子聲音抖動的說。「我只到過這個青年的家裏去過兩次。在黑夜裏在我住所附近一條路上上了他的汽車；我跟他在一起過了兩小時後。他便用汽車送我到原來的地方下車。沒有人看見我的行蹤，我認為一定有什麼不好的事情正在計劃着。」

「這是我自己覺到是這樣。我們曾討論過這個劇本的結構。我甚至演過劇中的主角的戲，以便校正錯誤的地方。這部戲是關於一個在銀行當職員的青年，有一天，他突然把一

切拋棄了，匿跡到南海去尋求新的生活。密斯脫史達里，我想將來失蹤的一定是我！他寫劇本一事，根本是假的——其中一定有不好的意思！到底是什麼我不知道——可是我害怕——擔憂着我自己將來的命運！」

史達里探長並沒有表示什麼意見，他只問了幾個問題。他發現這個戲子那晚又要到這間屋裏去。密斯脫胡區說他無法探出這重屋在那裏。

「密斯脫胡區，這件事很有趣，」史達里說。「我很明白你的感想。我希望你信賴我。我可以使你不受傷害。你不要露出疑惑的樣子。你答應嗎？」

「我很害怕！」這個戲子立起來說道，「可是——我是一個戲子！如果你要我把害怕隱藏，我便隱藏好了。可是我警告你。其中一定有些不好的事情！」

說完了，他便昂然走了出去。

「該死！」勃勞姆說起來。「看他的樣子簡直好像在演戲。大約是每星期這二十鎊弄得他腦子發昏了。這種人總是這樣的。可是看起來，你似乎相信他呢，是嗎？」

「不錯。我相信他，」史達里說。

「什麼！」

「他說的是真的，其中一定有點關係，」史達里解釋道。「到底是什麼我想不出，可是我們要——」

電話的鈴聲響起來，他拿起聽筒聽了一會。

「是警長！」他把聽筒放下說道，便匆匆走到外面去了。

十分鐘後他走回來。

「有人企圖槍擊邁爾斯·特萊姆。手槍上裝了滅響器。在比克地區發生。」

「邁爾斯·特萊姆——就是這個著名銀行家嗎？」勃勞姆說。「該死，是誰幹的？」

「我想，大約是一個喪失了他所有的錢因而神經錯亂的人所幹的吧，」史達里說。「特萊姆是一個壞東西，他常常牽涉到經濟的糾紛裏。我想他將來結果一定不會好的。記錄部就要把一幅他的照片送來給我。呀送來了。」他說時一個穿制服的送差拿了一隻信封進來。

史達里從信封裏把照片取出，看了一會，不禁驚呼起來。勃勞姆走上來看看。

「勃勞姆，」史達里說，他的聲音抖戰着。「你看見嗎？」

勃勞姆看見這幅照片也驚叫起來。

「是呀！那麼——那麼——」

「剛才這個密斯脫赫里·胡區說得不錯，」史達里說。「其中一定有些不好的事情！」

「那就是了，」史達里低聲說，他正在從他那輛停在黑暗的路邊的汽車窺望出去。

勃勞姆在黑暗中向前看看，看見前面距離不遠有一輛汽車停下來。汽車的門開了。一個人從路旁走上車上。這個人便是赫里·胡區，正要第三次到那個劇作家的家裏去。

前面的汽車行駛得很快。史達里撥動馬達追上去。這樣地追蹤了廿五分鐘，史達里的汽車要加足速率才跟得上。

在途中史達里兩度撥動一個特別的機括，把車頭燈的位置和形狀更變了，這樣可以使

前車上的人不疑到跟在後面的是同一輛汽車。

最後在一條鄉間小道中駛了一會，前車的尾燈熄了。史達里知道它一定轉入一家房屋前的車道去。他便把汽車開到一棵樹下停了，跟勃勞姆兩人連忙悄悄走上去，正好看見胡區和一個青年離開汽車，走進前門裏去了。

他們兩人在暗地裏等待了一會，看見前面的一間房裏有燈光亮起來，他們便悄悄走上去靜聽着。

裏面靜寂了一會，跟着聽見兩個人走進室內的聲音。

密斯脫胡區，我希望你不要覺得麻煩要穿上了晚禮服，可是我要獲得這最後一幕的特殊情緒，你表演了後，把你的感想告訴我吧。情節你是知道的了。這個銀行職員拋棄了他的職位，到世界各處遊歷，最後他認爲自己雖然富有，可是這一生已經沒有什麼趣味了。

「在最後一幕裏，他決意自殺。他從書桌裏拿出一枝手槍對自己開放。這裏有一枝手槍。」

「你知道它確是還有子彈的嗎？」胡區的聲音說起。

「確是空的！」是那個人的回答。「你自己看看吧，密斯脫胡區！我這裏並沒有什麼子彈，所以決不會誤裝進去。你自己看看吧！」

接着，便聽見槍膛打開和又復關上的響聲。

「對了，」這個青年的聲音說。「現在把手槍放回抽屜裏，我們把這幕戲演一次吧。要把手槍對準你太陽穴——躊躇着——對着窗口看着，那邊你可以看到落日的紅光。然後

又將手槍舉起開放。」

接着，聽見胡區的聲音吟起劇詞：「原來就這樣完了！我以為這個世界是我的了——金錢能夠給我權力，幸福——一切東西——可是我錯了。現在生命在我看來是空虛的了。我不能面對它。我決不面對它——」

砰砰嘭！

史達里探長用他的手槍柄敲擊玻璃窗，把這塊大玻璃敲得粉碎。他伸手進來把窗簾推開，用手槍對着了那個面孔蒼白，呆立着那裏不動的青年。

「密斯脫凡里斯，你不要動，」史達里聲音冷靜的說。他隨即把窗門開了，回頭對勃勞姆說了幾句話，便從窗口走進室內。

「密斯脫胡區，看起來我來得正好呢，」史達里對這個戲子說，後者立在那裏，手中仍舊握着了槍。

「我——我不明白，」胡區說。

「你打開這槍膛看看，」史達里說。這個戲子依照他的話，突然發出一聲驚呼。

「裝了子彈的！」他說。「裝滿了子彈——剛才我放入抽屜裏之前，分明看見是空了的！天啊，我剛才正要扳動槍機呢。我這條性命真危險！」

「報上便會發出邁爾斯特萊姆自殺的消息。」史達里說。

「邁爾斯·特萊姆？」這個戲子驚呼道。「這個——這個著名銀行家嗎？我——我不明白他跟此事有何關係？」

「第一點，這房子是他的。第二點，你的容貌跟他完全相似，密斯脫凡里斯，他的證書對於此點一定也表同意。」

「他說他的名字是史密斯。這裏是他的房子。」這個戲子說。「我——我實在不明白。」

「銀行家邁爾斯·特萊姆因爲有幾件交易幹得很險毒，現在遭遇到困難。他甚至性命也有危險，今天有一個受他的害的人要把他打死。特萊姆現在企圖的便是帶着他所能收集到的錢潛逃了。避了他的責任。所以他決意身死。也可以說他想叫你替他死，他的秘書遇到你，知道你是誰，覺得你的容貌像他的主人。他便對你說稱要你助他寫一部劇本。」

「他接你到他的住所來——其實是邁爾斯·特萊姆的住宅。他要你穿上晚禮服，特萊姆的禮服。他捏造出一幕戲，要你表演自殺。你自己看過槍膛裏並沒有子彈，可是當你把它放進抽屜裏時，他却設法換了一枝。你便要開槍打死自己。」

「這樣，他的目的便達到了。密斯脫凡里斯便打電話向警局報告。他的主人自殺了——他死在地氈上。誰也不會知道這不是真的特萊姆。一點不會引起疑竇。確是一件自殺事件，你現在明白你的疑懼並沒有錯。其中確是有惡毒的陰謀。」

這個老戲子頹然倒入椅子裏，雙手掩着了自已的眼睛。

「真正可怕——可怕！」他說。「幸得我預早把此事告訴你。剛才我看見手槍是空了的，我便一點不疑惑。可是——可是邁爾斯·特萊姆怎樣呢？」

「他在這裏。」勃勞姆的聲音在門口說起來，他手中抓着了了一個人——這個人雖然經

過一番化裝工夫，脣上留了一撮鬍子，頭髮染了顏色，但一見便知道是特萊姆！

「正如你所料，他想從前門逃出去！」勃勞姆說。

「密斯脫特萊姆，你有什麼話要說嗎？」史達里冷冷道。

「我決不會上法庭受審的！」這個銀行家說。「我的潛逃計劃已經失敗，所以剛才在外邊走廊的黑暗中我已經吞了一顆丸藥，我就要……」

他沒有說完，便倒下去縮成一團，不動了。

高林覓蹤記

雖然我們有許多層出無窮的戲劇，在這培格街小小的舞臺上演出，但是依照我的記錄，沒有一幕能夠比得上桑尼谷赫特夫博士來得奇突。他的卡片印滿了碩士博士的學位，這小小一片紙，似載不起那麼高貴的頭銜。他把這名片遞了進來後，未到幾分鐘，他也跟了進來。他是一位體格魁梧的人，看來頗有威嚴的樣子。進來後他的第一步動作，就是身體靠在桌子旁邊發抖，過了一會，便倒在鋪着熊皮毯的地板上了。

我們都驚得跳了起來，很沉靜的注視了他一會，才知道他一定是一位久經風霜的人，現在在生命的汪洋，偶觸着什麼可怖的事情了。然後福爾摩斯趕去拿了一只枕頭墊在他頭下，同時我也取了些白蘭地酒倒在他的脣邊。他這灰白色的臉已深刻了許多煩惱的縐紋，眼睛下的垂肉顯着鉛一般的死色，眼睛是緊緊地閉着，寬弛的嘴唇，垂掛在兩角下頷的肌肉再也顫動一下。不整潔的領結和襯衫，表示他曾經出征過長途的旅行，他那蓬鬆的頭

髮，滿堆在頭顱上，呈顯他是飽經風霜的流浪者。

福爾摩斯問道：「華生，他是怎麼一回事呀？」

我把手指按在他的脈上，覺得非常細弱，於是便答道：「絕對是乏力了——或許是因飢餓和疲憊過甚所致。」

福爾摩斯說道：「這裏有一張麥克爾登的來回票，那是英倫的北部。」說着又從那人衣袋內掏出一張票子，又說道：「現在還未到十二點鐘哩，他走還嫌早些。」

過了一會，那人漸漸蘇醒過來，沒力氣的睜開了他的疲憊的眼睛向我們瞧了一下，須臾，那人已撐着起來，臉上似乎顯着慚愧的羞色。於是他說道：「福爾摩斯先生，請你原宥我過於冒失了，我實在是疲勞極。倘若我能得一杯牛奶和一塊餅乾，我自信精神方面便能好些。我來的目的，是要請你和我一同乘車回去。假若我打電報來請你，恐怕你疏忽過去。」

「等你完全回復了以後——」

「我現在是十分的好了，我再也未想到我是如此的柔弱。福爾摩斯先生，我希望你能和我乘下班車到麥克爾登去。」

我的朋友搖了一搖首道：「我的同伴華生醫生可以告訴你，我現在忙的情形。我此刻正從事菲利歐文件案子，並且還有那阿伯克溫謀殺案，不久即要開審。除非要有極重要的案子，我才能離開倫敦哩。」

我們的拜訪人伸着手道：「重要呀！你可曾聽到華脫里公爵的獨生子被拐的事嗎？」

「什麼，是前任的國務卿嗎？」

「是的。我們本不想讓報館裏知道的，誰知昨夜的地球報已披露出來了。我總以為這消息已進了你的耳朵了。」

福爾摩斯伸出了他那瘦長的手，取了一卷雜記簿的且卷，便朗聲讀到：「華脫里，英國貴族中之第六公爵，先為比弗萊男爵，後又授加斯爵——哎呀，多複雜啊！——一九〇〇年哈蘭姆的總督。一八八八年與亞波爾勳爵的女兒愛迪絲結婚。他的獨生子名塞爾脫，擁有二十五萬愛克田產。在惠爾斯和勞凱另有鑛產多處。通信處為加爾登大廈，哈蘭姆的華脫里的爵邸惠爾斯的卡斯頓堡。一八七二年曾為海軍提督，又為國務總長——」唉，唉，這個人的確有地位。」

來客答道：「不但有地位而且也極富了。福爾摩斯先生，我素聽你的大名如雷灌耳，今特地來請你，担任這一件事。同時公爵也說過，倘有人報告他愛兒的蹤跡，定酬勞五千鎊若有人能夠說出是為何人所獲，另增一千鎊的酬勞。」

福爾摩斯道：「這確是一筆巨額的酬金。華生，我想我們跟這位赫特夫博士往英倫北部去罷。赫特夫博士，等你喝完了這杯牛乳，請你告訴我們這件事是怎樣發生，並在什麼時候發生的。你和這件事有什麼關係，同時為什麼要在三天後進行偵查。」

我們的拜訪者喝完了牛乳，吃完了餅乾以後臉上漸漸轉變些光澤，眼睛也漸漸有神了，於是他把精神振作了一下，便詳細的解釋了。

「先生們，我必定要報告你們我是波利亞預備學校的創辦人和校長。倘若你們讀過哈

薩司的考證一書，你們一定是知道我的名字。這個波利亞是英德最有名氣最有希望的學校，李莫斯貴族，伯雷斯伯爵，薩麥司勳爵等等，他們的兒子都在我的學校裏。但在三星期以前，華特里公爵特差他的秘書賈牧斯威而頓來和我接洽，預備把他十歲的獨生子塞爾脫送到我學校裏來讀書，因此我覺得我的學校更獲榮譽不少，我心裏確實充滿了愉快，誰知這愉快竟成了我生命中不幸運的導線了。五月一日是我學校裏開學的一天，小孩子是送來了，他是很活潑的，不久便和我們相處慣了——我相信我並不是不懂慎審我的話，不過我要說頭不說尾，那未免無益——這孩子原來在家裏時，也不很快樂。那是一種公開的祕密。就是關於公爵結婚後的生命並不美滿的事情，後來得着雙方的同情，便分居了。公爵夫人是獨自的遷到南法蘭西去住。大家都知道這孩子和他的母親的感情非常濃厚。所以自從他的母親離開華特里爵邸以後他總是一天到晚不快樂，因此公爵便送他到我的學校裏來了。度過了兩星期，他的性情轉變了些，面上顯着快樂很多，但在五月十三日的晚上，那就是上星期一不幸的消息傳來，說他是失蹤了，我急忙召集了全體教職員學生點名。誰知除了這孩子外，還有一位德國教師歇蒂克也不見了。這孩子的臥室是在第二層樓的一個套房內，進出必需經過一間大室，室內還住兩個學生，那天那兩個學生並沒有聽見什麼看到什麼，因此可知塞爾脫並未經過那條甬道，他臥室的窗子是開着，窗外有一棵堅固的老藤，直與地面相連，但在簾下也找不着什麼痕跡。他的失蹤，是在星期二早晨七時發見的，他床上被褥還凌亂着，知道他曾睡過，他在未出發前是穿的黑色制服。臥室中決沒有別人進去的迹象，他隔壁臥室也睡着一個很機警的學生叫康脫，他說也沒有聽到他房內有什麼呼喊

爭鬥的聲音。至於歐蒂克，他是住在和塞爾脫臥室相對的房間裏，他的床也會睡過，並且他出去所着的服裝並不整齊，因為他襯衫和襪子，還留在地板上。他一定是從窗外的老籐爬下去的，因為在籐下的草地上，深深的印着他的足跡。同時他放在小屋中的自由車也不見了。這位教師，在我們校中，已供職了兩年，來的時候，也有保證信的。但他喜寡居，不很與其他教師和學生往來。我們已在四處追尋了幾天，但毫無端倪，一直到星期四也沒有得着什麼音信。我們當然到牽脫里爵邸中去問過，那爵邸距離我們不過數哩，起先我們還以為他回家，特靜悄悄的溜回家去。誰知爵邸中也沒有消息。公爵得信後，心裏非常焦急。福爾摩斯先生，我是校中的負責人，遇到像這不幸的事，那有不急之理，你看我的神經已錯亂了。現在就請你偵查一下罷，像這種案子，也頗值得你注意的吧。」

歇洛克福爾摩斯已用了全付精神去聽這不幸的校長的報告，他那額角的緊繃，和眉峯間的深紋，都看出他是十分注意到這件事的樣子。這件案子，縱使沒有那一大筆的價額，但案子的奇離兀突，也足引起他的好奇心去決定偵察一個究竟。他摸出了一本記事冊來，記下了一兩句，然後很靜肅的說道：「你不早來，那是你的錯誤，你現在來請我查究，已非常棘手了。例如那籐梗和草地，在專家眼光中，一定可以看出些關節。」

「福爾摩斯先生，請你要原諒我，因為公爵想竭力避去外面的謠言，他最怕他的家庭中不幸的事情，傳播到外面來。的確他對於這一點實在是最害怕不過的。」

「但是有官員偵查過沒有呢？」

「有的，先生，不過他們的偵查是失敗了。起初得着一個線索，說有一個小孩和一個

青年男子，在鄰近的車站上趁早車動身的，到了昨天晚上，我們得到一個消息，說這兩個人已和利物浦被追着了，但他們和這件事完全沒有關係。於是我絕望失措了，好不容易捱過了這一夜，特地乘早車到你這裏來請教。」

福爾摩斯道：「我想那當地的探員已查錯線索，不知現在還繼續進行探討嗎？」

「他們是完全放棄了。」這樣空花費了三天的光景。這件事益發弄得難辦了。」我也承認是比較難辦些。」這案子我們急要着手進行，我也很歡喜担任這件事情，你能夠告訴這位德國教師和這小孩有什麼關係嗎？」「他們完全沒有關係。」這小孩上過他的班嗎？」「沒有，據我所知，他們簡直沒有交談過一次。」這真奇怪了，這小孩有自由車嗎？」「沒有。」「可會有別的自由車失去嗎？」「也沒有。」「那個你能確定嗎？」「確定的。」「哦，你能以為這位德國人在深夜把那小孩抱在懷裏，乘着自由車走的嗎？」「那是不可能的。」「那麼依你的見解怎樣呢？」「這輛自由車，他拿了是裝一種式樣，其實也許他把牠藏在什麼地方。他們倆却是步行而去的。」「如此麼，但拿去裝一種式樣也不很順情理，那藏車的小屋中，還有別的車子嗎？」「還有好幾輛。」「假若他把他自己的自由車藏起，為什麼又不多藏一輛，使人家知道他們倆人是乘自由車去的。」「我想他確應當要如此。」「論理，他當然要如此去做，所以你說他拿車子是一種式樣的理想也不能成立。但這一點在偵查上却是一個很好的出發點。畢竟，藏車子或毀壞車子總不是一件便當的事。我問你，在小孩失蹤前一天，有什麼人找過他沒有？」「沒有。」「他可曾接到什麼信？」「有的，是有一封。」「是誰寄給他的？」「是他的父親。」「你可曾拆

「開這小孩的信？」「沒有。」「那麼你怎樣知道是他的父親寄給他的？」「那信封上有貴爵的徽章，信面的字，也是公爵特別而挺秀的筆迹，況且公爵也說寄過一封信給他。」

「這孩子在未接到他的父親信前，可曾接到別一封信嗎？」「在好幾天前也接到一封。」

「他曾經接到過從法國寄給他的信嗎？」「決未有過。」「你當然可以看清我問題的意思了。這孩子或許是被人拐跑了，或者自願出走的。倘是自願出走，那一定有人在事先與他已計劃好了。否則他那小小的年紀，決不會做出這種事的。如果眞的沒有外面去見他，那麼他出走的信息，一定是從信裏帶來的。所以我很想查明那個和他通信的人。」

「我怕我不能助你，據我所知，他的唯一通信的人就是他的父親。」

「他失蹤那天是接的他父親的信，那麼他們父子是感情是否融洽呢？」「他的父親對於任何都不很客氣，他的注意力大部集中國政大事上，對於家庭中的事情，常處之淡然。但他對於他的兒子却很寵愛。」

「但那個孩子對於他的母親不是更親愛嗎？」「是的。」

「這小孩可曾這樣說過。」「沒有。」

「那麼，是公爵說的嗎？」「天呀！也不是啊！」

「那麼你怎麼知道的呢？」

「我和公爵的秘書賈牧斯威而頓談話時，他曾提到過。」

「我明白了，公爵的最後一封信——在他失蹤以後，於他的臥室發現的嗎？」

「不，那信他已經帶去了。福爾摩斯先生，我想時候快到了，我們就往義司登車站去罷。」

「我要雇一輛四輪車，在一刻鐘內，我們將要和你一同去。赫脫夫博士，假使你要打電報回家，最好使你的鄰居知道你仍舊差人在利物浦及別的地方打探。我們便可悄悄的在你的校中考察，不怕那臭味是冷淡，但像譯生和我這樣的老獵狗，大概還可以嗅得出來哩。」

那天傍晚，我們經過了一個冷落的村莊，就到赫脫夫博士著名的學校。當我們到達的時候，天色已暗淡了。我們一直走到他的客廳，坐了一下，忽有一個僕人走來附着赫脫夫博士耳朵說了幾句，並且遞給他一張名刺。赫脫夫博士顯出很驚惶的樣子對我們說道：「公爵在這裏，他和威而頓秘書都在我的書室內，先生們，請你們來罷，我給你們介紹一下。」

我對於這位大政治家，從前雖不見面，但也看過他的肖像，他的才能和他的肖像頗有顯著的迥不相同。他是一個魁梧而莊嚴的人，衣服樸素，瘦削的臉是板着，鼻子是長而彎鉤。他那灰白色的面龐上那紅色的長鬚，更顯得他奇特的樣子。他的長鬚飄飄然垂掛在白色背心前面，有一條輝煌的鍊，露在鬚的下端。的確，他是具有十足公爵的派頭。他旁邊站着一個少年，我知道那就是他的秘書威而頓，威而頓是一位身材矮小的人，淡藍的瞳孔，活潑的面容，顯出他是多才多智的樣子。我們被赫脫夫博士引了進來後，威而頓首先發言道：「赫脫夫博士，我們早晨就來了，不料你已到倫敦去，我們知道你到那裏去一定是請歇洛克福爾摩斯担任這件案子，公爵認為這一着使他很驚異，因為你並沒有和他商量過。」赫脫夫博士道：「因為我聽到警吏們的偵察是失敗了——」公爵却不認為是失敗呀！——「威而頓先生，事實已証明了——」——「你應該知道公爵是切急要避免外界的人知道的，他願意知道這件事的人，越少越好。」

這位戰兢的校長說道：「這也是一件很容易挽回的事，歇洛克福爾摩斯儘可以明早趁

車回到倫敦去。」福爾摩斯插嘴大喊道：「博士，那很難辦到，這北部的空氣是太宜人，所以我定意在你們這裏消磨幾天，以便蘇醒蘇醒我的身心。至於我住在你校中或須遷到旅館中去，當然，那由你決定。」

這不幸的博士真正是處於進退維谷了，幸而那紅鬚的公爵，發出一種霹靂的宏聲，才解救了他的徬徨。

公爵道：「赫脫夫博士，我頗贊成威而頓的話，事先你是應當與我商量一下才對。但是福爾摩斯先生現已受了你的委託，若要辭絕他回去，那未免也不適當。福爾摩斯先生，你何必要住到旅館裏去，不如暫且先到我的私邸住幾天罷。」福爾摩斯道：「公爵，我謝謝你的美意。因為便於查究的目的，我想我仍留在這發案的所在比較好些。」福爾摩斯先生，那也隨便你。倘若你需要我或威而頓報告你些事實的經過，當然，我們也極願對你解釋的。」

福爾摩斯道：「或許停一會我還要到府上去拜望，先生，我先問你一句，你對於你的兒子失蹤有什麼可解說的事嗎？」先生，我沒有。」我的問題要是引起你內心的傷感，請你原諒我，你以為這件不幸事發生與你的夫人可有什麼關係嗎？」這位大政治家現着很猶疑的樣子說道：「我想不見得如此吧。」另外有一個解釋，就是你的兒子被土匪綁去了，你可曾接到什麼勒索贖金的信嗎？」沒有，先生。」還有一個問題，公爵，我聞到這件事發生的一天，你會寫過一封信給你的兒子。」沒有，我是事件發生前一天寫的。」正是，他接到的信是在那天的嗎？」是的。」在你信可有些什麼話足以引起

出走的行動的呢？」「沒有，先生，一點沒有。」「這封信是你自己寄出的嗎？」
這位秘書忽插嘴代替公爵答道：「公爵從來沒有自己去寄過信，這封信與別的幾封信是放在一張桌子上，後來是我自己把牠放在郵袋內。」

福爾摩斯道：「你能確定這封信也在裏面嗎？」

秘書答道：「是的，我親眼看見的。」

福爾摩斯又道：「那麼那天公爵寫了幾封信呢？」

公爵答道：「大約有二三十封。我有很多的信札，但與這一件事並沒有什麼關係嗎？」
福爾摩斯道：「那到完全不定。」公爵繼着又說這：「在我的方面，我已經派警士到南法蘭西去偵查了。我已說過，我決不相信公爵夫人竟會從這孩子幹出這事來。也許這小孩的意志薄弱，因受到德國教師的引誘，而自動的逃到他母親那裏去。赫脫夫博士，我想我們即要回去了。」

我看出福爾摩斯似乎還有問題要詢問的樣子，但這位公爵突然把話頭打斷了。這很可能看出他傲貴的脾氣，不願把他家庭的隱事再向人報告，他恐怕再談下去，也許要問到他過去的隱事，更覺得難以對答了。

當公爵和秘書回去以後，我的朋友便開始運用他的才能偵究了。

那孩子的臥室經過一番精密的調查，但查不出什麼證據來；他知道他一定是窗口逃去的。又在德國教師的房間檢查了一會，同樣也未發現什麼痕迹，但見他窗外的一根藤杖，因載不起他的體重而折斷了。我們又從燈光下，可看到他下地時的足印；祇有短草上的足

印，可以做他私逃的憑証。

於是福爾摩斯便獨自的出外去了，大約在十一點鐘的光景，他買了一張附近的地圖帶回來。回來後，他把地圖鋪在床上，中間放着一盞燈，可以很清楚的照清地圖的一切，接着他便開始吸烟，一面把目光注射到地圖上，有時還拿煙斗在圖上指東畫西的，後來說道：「華生，我覺得這件案更有興趣了。這裏面却含有幾處離奇的地方。現在第一步，我願你把這張地圖研究一下，因為這是很要緊的工作。」

「看這張圖。這塊黑色矩形就是波利亞學校，我可以作一個記號在這裏。這一條線就是大路。你看這條路是從東到西的，並且還經過這個學校，同時你也看到這學校左右兩邊一哩內，是沒有支路。假使他們倆經過這條路逃走的，那一定是走這條路了。」「對極了。」福爾摩斯繼着又指在圖上道：「我偶然已查明這條路是沒有人走過，你看我標記的地方，那就是一個崗位，守崗時間是由晚上十二點到六點，我聽警察說，那天是沒有什麼人經過他這條路，他從未離開他的崗位。我今晚曾和他談了一下，也覺得他的話很可靠，所以這學校東邊的一條路，我們可以放棄不顧。現在我們來看那面罷，這西角有一個客寓叫亨尼客寓，據說那天這客寓的女主人正病着，她差人去往哈格爾登請醫士，但醫士因另有出診，故延遲到天明才到。這客寓的人，因等候醫士的緣故，至夜總有一個人注意這條路，但他們說也沒有見着什麼人走過那條路。假若他們的話是可靠的，那麼我們對於西面的一條也可以不注意了。現在，我們敢斷定他們倆人決不是從這條大道逃走的。」我反問道：「但那輛自由車呢？」福爾摩斯說：「對啦，我們就要論到這個問題。我們再繼續

推想下去：假若這兩個人不是從大路上逃去的，那一定要從學校南面或北面的鄉村小道上走了，我們估量一下，看看他究竟假道南面還是北面？你看，這學校的南面都是些田畝，且有一方方的牆隔着，自由車決不可通過的，我們也可把這方面劃去。我們現在應把目光轉向這鄉村的北面。這裏有一帶樹林，並標記着高林的字樣。再過去就是一大地下奇而曠地了，共有十里路長，地形是逐漸的向上，在曠地的西北角上便是華脫里爵邸，從大路上去約有十哩，若是從這曠地去，那僅有六哩。這是一塊特別荒涼的平原。曠地上有幾間牛羊住的小屋，除此尚有些雕鳩和鷓鴣鳥點綴在這平原上。這裏有幾間茅屋，一個禮拜堂，和一個客寓，過了這小山地形陡變向下。這地方我們是要特別注意的。」

我又重複問道：「但是那輛自由車呢？」

福爾摩斯很不耐煩的道：「哦，哦，一個善於駕自由車的人，不一定要走大路，就是羊腸小道他亦走得過的，恰巧那天也是皎月當空。喂，這是什麼？」這當兒門上有一種急切的叩門的聲音，接着，赫脫夫博士手裏拿了一頂帽子忽忽的跑了進來，喊道：

「我們終究得了一個線索。謝謝天老爺，你看這就是小孩子的帽子。好，我們已得着一條線索。」「這東西你在那裏發現的？」「是在曠地上吉波雪的車中被警士們發見的。」「駕車的人對於這東西可會說什麼？」「他們還想狡賴，據說這東西是在星期二早晨的曠地上拾着的。我想他們這般流氓一定是會知道小孩的下落，現在好在已把他們拘留住，不問是用法律的威嚇或是公爵金錢誘惑，總可以知其底細了。」等了一會，博士出去了，福爾摩斯對我說道：「這一着對於我們却有點幫助，現在即須向下奇百方面進行。警察們

不過把那吉波雪人捉住，實際也沒有作什麼的事體。華生，你看這就是曠地上的一條水路，經過的地方有幾處已成湖沼，在那華脫里爵邸和這學校之間，地上都很潤濕。像這熱的天氣，若要在別處尋找足跡，那是不可能的。但在這潤濕之區也許可以留下些蹤跡。我明天早晨一定和你到那裏偵察一下，也許有點希望。」

到了次日黎明時候，我剛把眼睛一睜，忽看見福爾摩斯瘦長的形態已站在我的床邊。他的行裝已經整好，分明已經出外過了。

他道：「我已到過那草上及放自由車的小屋子，同時我也到那高林閒眺了一會兒。華生，你趕快起身吧，隔壁房間內可可茶已預備好。你趕緊些罷，我們今天很繁重的工作急待做哩。」

福爾摩斯的眼睛發出炯炯的閃光，頰上也露着一種工人已把工作安排好了的得意神色。這時候的他，確成一個活潑敏銳的人物，比較在培格街閒居頹唐的神態，迥不相同了。當然哪，他這付神氣，更叫我感到今天的工作是非常的吃緊。

我們竟感到大大的悲觀。我們原來抱了最高的希望，經過了一帶荒涼曠地，來到了那一塊橫在爵邸和學校之間的濕地，我們再三的巡視，也發現不到那孩子和德國教師的足跡，那裏僅深印着大的小的牛羊蹄印。

福爾摩斯尋找了一會，有些感到失望的樣子。偶然擡起了頭觀望着那無際的曠地，竟悻悻說道：「這一帶我們都檢查過了。那裏還有一塊較狹的濕地哩，喂！喂！喂！我們在此地幹什麼？」於是我們又走到了一條曲折的狹路。在這狹路的中央，鬆泥上很清楚印下

一條自由車的痕跡。

我大呼道：「哈哈！被我們找到了。」

但是福爾摩斯搖了搖頭，他的臉上祇顯着迷惑期望的神色，並沒有快樂的樣子，便快快的說道：「一輛自由車，那是一定的哪，可是不是我們所要尋找的自由車。我會熟悉橡皮的車輪共有四十二種不同樣子。這一個是登利普車輪，外面還打着一個補綻。但那德國教師的橡皮輪是比爾摩廠製造的，印跡是很細長。這一節是那數學教師埃佛林告訴我的，說得非常確實。所以我敢說一定不是德國教師的蹤跡。」

「那麼，可是那孩子的呢？」「據你所見的這個痕跡，大約是另一個人從學校的方面踏過來的。或許可以，假若我們能證明那小孩也有一輛自由車。」

「或者是往學校方面去的嗎？」「不是，不是，我親愛的華生，你當然明白自由車的後輪因載乘車人的重量，故而印上來的痕跡較前輪深，你看有幾處那兩個輪子走在一條線上，那後輪的深印，却把前輪的淺印掩沒，所以我說他是從學校方面出來的。總之無論這輪迹與我們的案子有關無關，不妨我們先退回去，把這車迹的由來，研究一下。」

我們依着這車迹退回去，不到數百碼遠，走到一個曠地上的潮濕地方，車迹忽不見了。於是我們又循着車迹的他端走去，另外又臨到一個新所在，那裏有一條小溪經過。這車迹已被牛羊蹄踏得模糊了，差不多已瞧不清楚。那小溪邊有一條小徑可直通到高林，我們料想那自由車，一定是林子裏出來的。此時福爾摩斯坐在一塊大石上，思索了一下，我也抽了兩支煙，閒眺了一會。末後，福爾摩斯道：「哦，哦，那也許是他把車輪換了。一個

罪徒果真有這思想，那我也值得和他拚一下。我們暫且把這問題不要宣佈。現在我們還須要到那潤濕地方去一趟，因為還有幾件工作沒有進行哩。」

我們繼續邁步前進，直走到那潤濕地方的邊際，忽在一條小小的泥徑上，發現一條像細細電線合成的輪印。福爾摩斯狂笑道：「華生，你看這正是德國教師比爾摩的車迹了。呀！我的理想已實現了。」我道：「我慶祝你。」「但是我們還須走一段長路，請留心不要踏在輪跡上。現在我循着車輪前進。我恐怕並沒有多遠。」

我們前進的時候，有時因路上夾雜着好幾處軟溼的泥土，所以把輪跡失落了，但走了多遠又可重新發見的。福爾摩斯道：「你可曾注意到那乘車的人，在這地方踏得很用力的樣子。你看前後輪都很明顯，大凡騎車士的人要把車子踏得快些，一定要把身體俯伏在車柄上，故而前輪的印子也深刻了。噫，他竟跌過一交哩。」

那裏有一個很寬闊而不規則的大痕跡，那似乎是什麼笨重東西墜地的遺跡。同時那裏還有幾個足跡，再走不上幾步，我們又可看到那車輪跡了。

我提議道：「是滑下來的嗎？」福爾摩斯偶拾起一根折斷的花枝，黃花上染滿了血跡，我不禁吃一驚，同時在那小徑上也有黑色的凝血。福爾摩斯忽急迫的道：「不好，不好，華生，留心些，不可有別的足跡參雜在裏面，這裏的跡象怎麼樣呢？他跌下來受了傷！他站了起來——他又跨上車子——他便繼續前進，但是沒有別的車跡了。在路邊有牛蹄的印子。難道他被牛所傷麼？這是不可能的！但是我沒有看到別的足跡。華生，我們再向前推進，真的這血跡和車跡竟做了我們的嚮導，現在他再也不能逃脫我們的掌握了。」

我們搜索不多遠，這車輪的痕跡在那潮濕的小徑上忽轉了彎。忽然我把頭一抬，有一種金屬的什物從那矮林中接觸我的眼簾。我們急忙走了去，便取出一輛比爾摩廠製的自由車，車上腳踏已曲折了，前部已染滿了血，看了實在令人驚駭。在灌木叢的一邊，隱露出一隻鞋子。我們繞了去，原來那裏還躺着一個不幸的乘車人。他的個兒是很高長的，領下滿了鬚鬚，鼻樑上還架着一付眼鏡，但有一塊玻璃片是打碎了。他的致命傷是在頭顱上，那頭顱骨的一部已碎得不成模樣了。但看他受了這樣大的創傷，還能掙扎着乘車前進，他的精神也夠強毅的了。他腳上沒有襪子，祇穿了鞋子，裏身是穿着一件睡衣。我們猜想那一定是德國教誨歌蒂克無訛了。

福爾摩斯很仔細的把屍體檢查過一遍，後來他緊鎖着雙眉思索了一下，據他的意思，也許他認為我們的工作並沒有什麼進展。末後，他說道：「華生，你看現在的事，我們應該怎樣應付呢？依我的意思，我們已花費了許多的時間，決不能功虧一簣的把他放棄掉，最好我們還是繼續進行。在另一方面，我們也應該把這個發見，報告警士，以便這可慘的屍體有人收斂。」我道：「我替你去報告吧。」「但是我現在真需要你幫助哩。等一等，囉，那邊有一個人，在割草，你可把他叫來，讓他去報告警士罷。」於是我便把那割草的農人喚來，這個人是戰戰兢兢的非常駭怕，福爾摩斯寫好一張條子遞給他，命他火速送到赫脫夫博士那裏。末後福爾摩斯又對我說道：「華生，我們現在已得到了兩條線索。一條是比爾摩橡皮輪的車跡，這已經被我證實了。另一條是有補痕的登利普輪的車跡。我們應該考慮一下，那一條是與本案有關係的。第一點，我能斷定那孩子是自願逃走的，他從窗口

裏下來以後，若不是一人逃走，便是與別人同逃。這一層我們也能確定。」我是很同意他的意思，繼着他又說道：「現在我們再論到這位不幸的德國教師罷。那孩子逃走的時候，衣服穿得都很整齊，這一定知道他在事先即有準備。但這德國人出來時，襪都未穿，這可知道他的出走是出於臨時的動機。」

「這都是沒有什麼疑惑。」

「爲什麼他要出走呢？那就因爲他看見那孩子從窗口裏要逃遁出來，故而他很愜促的跨着自由車追了上去，不料竟送了他的性命。」

「這是頗合精理的。」

「現在我講到案子重要的地方了，論理，一個成人追一個小孩，那不要費什麼力氣的。但是這位德國教師却跨上自由車緊追上去，那一定知道那小孩是有一種迅速的逃遁的方法，否則他決不會騎自由車的。」

「對啦，大概是那一輛自由車了。」

「我們再研究下去。他遭遇了死神是在離開學校五哩的地方，你須明白，他並不是被子彈打死的，那孩子雖小，也許有發鎗的可能，但是他受了兇猛的衝擊而死的。那麼，這小孩是一定有同伴的了，同時他們逃得也很快。因爲一個善於乘自由車的聖手，追了五哩，方始趕上了他們。我們雖然已在這發生慘案的地點，調查了半晌。但是所得的線索是什麼呢？除了幾個牛蹄的印子外，並沒有別的了。我們在四周也看過，在五十碼內，發現不到一條支路。這樣看來，那另一個騎自由車的人對於這謀殺案並有什麼關係似的。同時

這裏也沒有人跡。」

我呼道：「福爾摩斯，這推想是不很對的。」

他道：「不對呀！我也有點狐疑，華生，你對於這一點有什麼好理解呢？」「他那裏能夠自己跌碎自己的頭顱呢？」「華生，我也這樣想，況且這一遍全是柔順的泥土地。——是的呀，這樣，我到想不出什麼好見解了。」「好，好，我們也解決過比這更難的案子。現在好歹我們已發現了些線索，我想總會有辦法把他解決了。來，來，這比爾摩線索已達到終點，我們不妨再去視察登利普的一條車痕，究竟有什麼端倪。」

我們找得那條車跡，於是便循着前進，走過了一條很長的水道，便是一堆堆的草堆。再走不上幾步，就看不到什麼車跡了。抬頭一望，那華脫里爵邸偉天的建築，峨巍的在我們對面直立着，同時在我們前面也望得見一個灰色的村舍，且有西司脫菲大道通着。於是我們便趕到那個村舍，巡視了一下，有一家客寓，門上掛着一隻野雞的標記。很是希奇。福爾摩斯忽把我一拉，我被他這有力的手拉了一下，身子幌了幾幌，險些要跌了下來。原來他要我把他扶到客寓門前去。

門前是站了一位上了年紀的彪形的大漢，嘴裏正啣着一隻黑泥的煙斗在吸煙，態度是很安閒。這時福爾摩斯道：「若朋罕亞司先生，你好嗎？」那位大漢眼睛睨視了一下便答道：「你是誰？怎樣會知道我的名字呀？」「啊，你的名字不是明明的漆在你上面的版上嗎！這原是很容易見到的。你的馬廐中有一輛馬車嗎？」「我沒有的。」「我的腳實在不能再站在地上了。」「那麼你不要站在地上好了。」「唉，我是不能走路呀。」「不妨你

用一隻腳跳就是哪。」這位罕亞司先生委實太不客氣，可是福爾摩斯忍耐着仍陪着笑臉說道：「朋友，你看我的腳已扭着筋，一步也不能走了，我怎樣辦呢？」那大漢冷冷地答道：「我也不知道呀。」「我願意以一鎊金鎊，向你借一輛自由車用一下。」

那大漢忽豎起了耳朵道：「你往那裏去呢？」「往華脫里爵邸。」那大漢把他銳利的眼光向我們泥跡滿佈的衣服打量了一下，答道：「你們認識公爵嗎？」福爾摩斯仍很謙恭的笑道：「無論如何，他是樂意會我們的。」「爲什麼？」「因爲我們帶給他一個好消息，關於他兒子失蹤的事。」那大漢恨恨的哼了一聲道：「什麼，你們已查得了他兒子的蹤跡嗎？」「有人說他是在利物浦。他們不久即可尋獲了他。」那大漢聽了這句話後，那種猙獰的面孔，忽轉變了和悅，說道：「我對於這位公爵並沒有什麼好感，我從前也做過他的車夫，他待我非常兇惡，後來他竟信了一個小人的謊言把我辭退了。但是我聽到小貴爵在利物浦，我心裏也很快慰，同時我也願意幫助你把這好消息傳到爵邸裏。」

福爾摩斯道：「謝謝你，我們將要進些食物，然後，請你把自由車借給我。」那漢子道：「我沒有自由車呀。」福爾摩斯摸出了一個金鎊。那漢子又道：「我老實告訴你，我是沒有自由車的，好，我現在借兩匹馬給你們罷。」福爾摩斯道：「那也好，總之待我們吃完了再談罷。」

我們便從石板舖着的路，走到一廚房裏。裏面沒有別人，福爾摩斯便坐在一張凳上，休息了一會兒，他那扭了筋的腳已痊愈了。然後我們大吃了一頓，因爲自從清早我們吃些東西後，還沒進過什麼飲食，故而這一餐，我們吃得更覺有味。餐後，福爾摩斯在這廚房

內來回踱了兩次，心裏好像在想什麼，有時也跑到窗口望望。窗外有一塊空地，在空地的拐角上有一個鐵匠工場，裏面正有小孩在那兒作工，空地的別一邊，都排列着馬廄。福爾摩斯看得非常出神，忽而向我大喊道：「華生，你記得我們今天看的牛蹄印子嗎？」「是有幾個印子。」「在何地？」「差不多有的很多，起初是在那潮濕的地上發見的，後來是在小徑上看見不少，同時在那可憐的歇蒂克遇害的地方，也看許多。」「你從前在曠野的草地上，看見過些什麼牛？」「我却記不得見過什麼牛了。」「華生，這很奇怪，我們在路上雖然看見不少牛蹄的印子，但還沒有看見一隻牛哩。」「是呀，這真怪得很。」「華生，請你運用你的腦力仔細想一下，可還記得那泥徑上的牛蹄印是什麼形狀？」「我記得的。」

他隨手把麵包屑排成了——...——這種樣子，說道：「華生，你可記有這樣子的牛蹄印子嗎？」——有時像這樣——...——有許多也像這樣——...——

「——但是我是記得的，不妨我們再去看看。我現在還沒有一個很合理的解說，我是一個瞎子啊。」「我記不清了。」「你的解說是什麼呢？」「我覺得牛蹄的印子，往往按牠走的速度而變化。華生，這確是非一般人所能想像到的。現在那鐵工場裏祇有一個孩子在在那裏，不妨我們去走走。」

我們倆人踱到一個馬廄旁邊，偶看見有兩隻蓬毛不整的馬。福爾摩斯把一隻馬蹄提起來，仔細看了一下，忽發笑說道：「這是舊蹄鐵，却用新釘釘上去的，這一點確很離奇去，暫且我們先到鐵工廠。」那工廠的小孩仍埋着頭做他的工作，並沒有留神到我們。福爾摩

斯的眼光，很銳利巡顧地上的鐵塊和木頭。未及片刻，那個兇狠的大漢，趕忙走了來，手裏還拿着一根裹鐵頭的知棒，耀武揚威對着我們。我那時恐怕遭了他的暗算，於是也把手不由的摸到袋中的手槍，暗暗地提防着。後來他很怒的勸聲說道：「你們這兩個小子在這兒幹什麼勾當呀？」福爾摩斯很鎮靜的說道：「若朋罕亞司先生，你爲什麼要這樣哩，有些人還要以爲你怕別人看見你什麼秘密似的。」那大漢竭力把怒氣忍制了一下，勉強的陪着笑臉說道：「你們要到我的工廠參觀那是可以的，但在沒有得着我的允許前，一概是不准隨意侵入的。所以現在請你們付了我的飯錢快離開此地罷。」福爾摩斯道：「罕亞司先生，我們很抱歉，但我們是沒有什麼惡意的。我想我的脚已恢復了，可能步行的，這裏離爵邸不遠罷？」那大漢把怒目拚命的一睜，手一指，說道：「不到兩里路的樣子，你可以從左邊的那條路去。我們打了一掬，便慢慢的向他指的那條路走去，到了一個轉彎的地方，我們看不見那人，於是福爾摩斯便停了步對我說道：「我覺得那客寓確是一個重要的所在，我不忍即此離去。」我道：「我也這樣想，或許這件事，罕亞司是完全知道。」「哦，你也這樣想嗎？有兩匹馬和一個鐵工場，都足得考究。的確，這門雞客寓到是個有興趣的地方，不妨我們再找另一個方法去探視一下。」

我們過了一條大道，即走向那灰色小山的斜坡上去，當我向着華脫里的爵邸看去，忽見到一個乘自由車的人急駛而來，福爾摩斯呼道：「華生快下來。」說着他便用手把我的肩頭按下，急急的匍匐在一個小崗上偷望着，祇見那自由車如箭一般踏來，我從那一陣飛塵之中，瞥見那乘車的人面帶恐怖，嘴唇張開，眼睛向前直視。我低聲對福爾摩斯道：「

那不是威而頓秘書嗎？」

福爾摩斯答道：「是呀，我們試瞧來幹什麼事。」

我們很速的從那小崗上爬下來，又另換了一個地勢，直接可以看到那騎車人的去向。不一刻那人忽在客寓門口停住了，把自由車斜靠在牆上，便踏着大步進去了，以後便沒有什麼動態，這時黃金色的陽光，漸漸的向那華脫里爵邸的高樓後面沉下去，未幾，那客寓的馬廄空場上，露出二道車燈的燈光，忽然有一陣馬蹄聲和車輪聲傳來，誰知那馬車就急急的向西司脫非去了。

福爾摩斯道：「華生，你猜他們在幹什麼？」「大約是逃走吧。」「那馬車內，我僅見一個人坐在裏面。但是那人並不是威而頓秘書，華生，你看他正站在門口呢。」

有一線的燈光，從那黑暗的房間裏射出來，我們從那燈光中，可看到那秘書正坐在那裏向窗外注視着，我們知道他在那裏期待什麼人。果然不一刻，有一個人走了進來，把門關好，五分鐘後，又從第一層樓的一間房內，發出了燈光。福爾摩斯說道：「奇怪，這客寓裏竟有這樣的顧客。」我道：「這間房子與客寓是隔開的啊！」「對啊！這兩個人大概是這客寓的特別顧客，現在試想威而頓秘書，在這夜深更盡的時候，他在這兒幹什麼，並且那個和他會面的人又是誰呢？華生，來，我們須冒險去走一趟，看了這葫蘆內究竟裝的什麼藥。」

我們二人偷偷的走到客寓的門口，那輛自由車還靠在牆上，福爾摩斯擦了一根火柴把車輪覽顧了一下，那輛車子果是登利普皮輪並補上了一塊補痕。福爾摩斯很得意的笑了一

笑。在我們的上面，便是那電燈光的第一層樓的窗口。福爾摩斯說道：「華生，請你把腰彎下來，我可以站在你的肩上，向那窗口裏窺視一下。」

不一會兒，他把腳站在我的肩上，把身子升上去窺視了一下，他身子似乎還未站直，忽而卽下來對我說道：「朋友，我們今天夠辛苦了。我想我們已搜集了不少的資料，現在我們加緊趕回學校去罷。」

我們邁步走過荒涼的曠野，一口氣不停的一直走到學校門前，但福爾摩斯並不進去，直走向麥克爾登的車站，發出了幾個電報，那天晚上，我把德國教師的遇害情形告訴了赫脫夫博士，他聽了很覺悲慘，我又安慰了他一會，不一刻，福爾摩斯走進我的室中，雖然在這深夜，然他的精神似乎還很飽滿。

他向赫脫夫博士道：「我的朋友，一切均有頭緒了。我允許你在明天傍午，這一件突兀的案子便可迎刃而解了。」

到了第二天的早晨十一點鐘時，我的朋友和我走到很著名的華脫里爵邸，我們被領導經過了一條大路，便到了一間書房內，裏面正坐着威而頓，他的態度雖很安閒，然他昨夜的恐怖情緒似乎還潛伏在他的眼中，他問我們道：「你們是來見公爵的罷？但是他因焦急過度的原因，所以身體方面感到不適。」福爾摩斯道：「威而頓先生，我一定要見公爵的。」「但是他在他的室中。」「那麼我們就到他的室中去會他。」「我相信他是臥在床上的。」「我也可在那兒覲見他。」福爾摩斯這時候的堅毅的態度，好像指示他，不必再要為他的陰謀而辯護了。祕書道：「很好，福爾摩斯先生，我把你的來意去告訴公爵罷。」

約摸耽擱半小時的功夫，這位爵士踱出來。他的面龐似乎消瘦多了，兩肩也聳着，看來彷彿比上次老了一點，他招呼了我們一下，便坐在他書桌面前的一張椅子上，他的紅色鬚鬚，瀟灑的鋪散在桌子上，他徐徐的問道：「福爾摩斯先生，事情辦得怎樣了？」但是我的眼睛向立在公爵旁邊的祕書注視了一下說道：「公爵，我想暫時請威而頓先生出去一下，以便我說得自由些。」

這位祕書臉上忽泛了一種死灰色，眼睛向福爾摩斯睨視了一眼。向公爵說道：「假使公爵要——」「是的，你姑且出去一會兒，福爾摩斯先生，你有什麼話說呢？」

我的朋友等到那祕書出去後，又把門關好，才開口說道：「公爵，我和我的朋友華生醫士曾聽到赫脫夫博士說過，若有人解決這件案子可以獲得賞格，現在我願親耳聽公爵說一句，以便確實證明。」「福爾摩斯先生，那是實在的。」「假使有人報告你的兒子在什麼地方，你的賞格是五千鎊嗎？」「是的。」「倘若有人指出是誰拐匿的，那麼另加一千鎊酬勞，對否？」「對的。」「至於後面的賞格，無疑的，不但是指直接的拐誘的人，而且也指那同謀的人嗎？」公爵顯出不耐煩的樣子，大聲說道：「是的，是的，福爾摩斯先生，假若你能發見我兒子的所在，那你決不會得着吝嗇的待遇。」

福爾摩斯帶着自豪的樣子搓着他那兩隻瘦長的手，我真暗暗稱奇，因我素知他是非常的廉潔的。他說道：「我想公爵的支票簿一定是放在桌上，我很歡喜你能給我一張六千鎊的支票上最好能轉入州立銀行的牛津街支行，那裏我是有往來的。」公爵坐直了身子，面容很莊嚴，又張大着眼睛看着我的朋友道：「福爾摩斯先生，你是否開笑話呀。」「公爵

「不是，我生平的態度沒有一次比這次再誠懇了。」公爵道：「那麼，你究竟有什麼意思？」「我的意思就是我可以獲得一筆大賞格了。我已知道你兒子的蹤跡和那拐帶的人。」公爵很發急的說道：「他在那裏呀！」「他們在離此兩哩之遙的門羅客寓裏面。」公爵把身子斜靠在椅柄上想了一想，便道：「你說是誰拐帶的呢？」歇洛克福爾摩斯聳了一聳肩，便走近了公爵的身邊，伸手摸着公爵的肩膊道：「我說那位拐帶的主角就是你，公爵，請你簽支票給我罷！」

這時候公爵驚愕的神色，我再也也不會忘掉他聽到福爾摩斯話後，忽跳起身來，兩隻空手向空握着，好像一個人將臨深淵，急待援救的樣子。須臾，他又坐了下來，兩手掩住了他的面容。大約經過幾分鐘，方才低着頭垂喪着臉問道：「你怎樣知道的呢？」福爾摩斯答道：「我在昨晚看見你們是在一塊兒的。」「除了你的朋友華生，還有別人知道這回事嗎？」「我還未對其他的人提起哩。」公爵伸出他顫動的手，握了一支筆，翻開支票簿說道：「福爾摩斯先生，我決不失信，雖然我的祕密被你抄獲，但支票我總要簽給你們。當我懸這賞格時却想不到有如此的結果。福爾摩斯先生，你和你的朋友能保守祕密嗎？」「我不知道你是什麼意思？」「福爾摩斯先生，我老實說，請你們二位不要把這件事向外宣揚，我應簽給你一萬二千鎊罷！」福爾摩斯微笑了一下，搖着頭說道：「我恐怕這件事不易辦到，因為那德國教師之遇害是無人負責的啊。」公爵道：「賈牧斯是不知道這回事，決不能要他負責的。一種暴動實在是出於那大漢之手。」「公爵，我想一個人既已計劃着一件罪案，同樣他的道德也是犯了罪，這樣，其他的罪案也許連帶的產生了。」「福爾摩斯先

生，這不過是道德問題，但在法律上，那是不成罪的。況且一個人在犯案時也不在場，勢必不能即判他是有謀殺的罪，並且他對於這樁蠢動，也不贊成，後來當他聽到這謀殺的消息，隨即和那個兇手斷絕了來往。福爾摩斯請你救救他——救救他。」

公爵說着便在室中踱來踱去，他那氣稟的面容更顯着沒有自持力了，兩手不住的在空中揮着，末後又重新坐了下來說道：「我很贊成你們先來見我還未有和任何人說起這事。現在請你們和我計劃一下，怎樣可以使這謠言不致傳播出去。」福爾摩斯道：「那是很容易辦到的，不過祇要你把這事情清白的告訴我們。至於賈牧斯威而頓，我已承認你的話，他不是殺人的兇犯了。」公爵道：「那兇手已逃跑了。」歇洛克福爾摩斯顯着得意的微笑說道：「公爵，我想你也應該聽到過我的小小名氣，我決難受到欺騙的。昨晚我打了一個電報給警署裏，叫他們在西司脫菲地方把若朋罕亞司捉住，今晨我離開學校時，已接到他們的電報說在昨晚十一句鐘就捉住了。」

公爵顯着驚訝的眼光，看着我友道：「你真是有超人力量。你說若朋罕亞司已被捕捉住了嗎。至於賈牧斯是沒有什麼反動，我很樂意聽到這個消息。」福爾摩斯道：「你的秘書賈牧斯嗎？」「不是的，先生，那是我的兒子。」福爾摩斯轉變了很詫異的神色道：「我承認這一着是出意外的，公爵我要求你說得清白些。」

我不願再瞞混你們了。我也很樂意把這件事用開誠布公的態度來解決。然而重話舊雨，不免要引起了我的傷感。福爾摩斯先生，當我少年的時候，曾有一度的熱戀，滿心的愛上了一個女子，並且立意要和她的結婚。但是她覺得如果和我結婚，不免對我前程上發生些

影響，故而堅決的拒絕了。可是我知道她實在是愛我，倘若她還活着，我一定不和別的女人結婚。她去世的時候，就留下了這個賈牧斯，我因她的恩惠，所以就這小孩收留撫養。我對於這小孩也頗鍾愛，雖然不能在公衆的面前承認是我的兒子，但我也使他受了相當的教育，長大成人，始終依在我的左右。後來他覺察了我的秘密，有時常對我有種種要挾，他對於我的兒子塞爾脫也常嫉妬和懷恨，他覺得塞爾脫是我合法的兒子，佔奪了他的地位。如此我又爲什麼不把他趕出去呢？這就因他的臉龐，宛似他的先母，我見了他，不由的使我回憶到我少年時候和他母親的恩愛，因此我也不忍把他驅逐出去。我恐怕他加害塞爾脫，才把塞爾脫送到赫脫夫的學校裏至於那個大漢罕亞司原是我的佃戶賈牧斯因料理我家佃戶的事情，故而認識了他，並且交往甚密，這或許是他歡喜結交下流的緣故。後來賈牧斯定計要把塞爾脫藏匿起來，這個罕亞司便自告奮勇一手包辦了。我想你還記得當我的兒子失蹤的前一天，我還寄給他一封信，誰知這封信竟被賈牧斯拆開了，後來他借用着公爵夫人的名義，另外附了一張信箋，說叫塞爾脫在傍晚的時候，到學校附近的高樹上等候和她會面。於是這孩子便不幸上了他們的圈套。這一席話，完全是賈牧司親口對我說的。那天傍晚，他們的羅網佈置得也很周到，塞爾脫果應命而至，賈牧斯騎着自由車到樹林內和他見面，並對他說他的母親很渴念着要見他，現在曠地上。等到了夜間有一個人騎着馬可以把他送到他母親的面前，夜闌人靜，塞爾脫獨自的真跑了來，罕亞司把他騎上了馬，便一同私奔了。至於德國教師被害的事情，據他說他昨天才聽到。那天罕亞司帶了孩子逃走，後面忽有人追來，罕亞司用了他的手杖把他擊斃，現在塞爾脫是藏在門籬客寓的樓上

一間房間內，正由罕亞司的夫人看管。着他的夫人是一個善良的婦人，不過威逼在她丈夫淫威之下。福爾摩斯先生前兩天我也和你們一樣，並不知道其中的事情。至於要問到賈牧司爲什麼要佈下這個陷阱我敢說大部分的原因，完全出於他的嫉妬和懷恨。他以爲這樣做一定可以獲得繼承權，並且他也恨惡社會上的法律使他不能如願。同時他也希望我改變我的處分遺產的方法。他因立意和我做一種交易——假若我把產業給他承繼，他就放出我的兒子。他所以敢直向我提出條件，他知道我極不願去驚動警察的，可是在實際上我沒和他實行。這事情變化的很快，竟使他無能從容的計劃。昨天我忽接到，赫脫夫博士發來了一個電報，說歇蒂克教師已被害了，賈牧斯聽得這個消息，感到非常的驚恐，這不免引起了我的懷疑，於是直接就向他追問，他也自動的承認了。後來他要求我把他的秘密保守三天，以便他的同黨可以逃命，我是答應了他。到了天黑的時候，他便急急往門離客寓去報告罕亞司，叫他逃走。我在深夜也到過那裏一次。看我的兒子，尚幸他的身體還安全，不過在臉上不時的常顯出驚恐的神色，我本想把他帶回的，可是爲顧全我的允約，祇得仍讓這孩子留在那兒，命罕脫司細心的照料三天。福爾摩斯先生起先我也想去報告警士的，但是怕連累了賈牧斯，所以祇好縱虎歸山，讓這兇手逃去。福爾摩斯先生現在請把你的見解很坦白的向我說罷。」

福爾摩斯道：「公爵，第一步我應當告訴你的，據法律的眼光看來，你已處在一個很嚴重的地位了，你袒護了一個罪人，同時又幫助一個兇手的逃亡，因爲我知道威爾遜秘書是拿了你的金錢去資助他的同黨罕亞司的。」公爵點首稱是。福爾摩斯又道：「這真是一

件很嚴重的事情，公爵，按我的意思，你把你的兒子留在那兒三天，那更覺得不妥。」

「這是我鄧重的允許——」

「這種人有什麼交往的價值呢？倘若他再把你的兒子領開到別處去，你有什麼辦法。你因着顧全你犯罪的長兒，竟使你的無辜的幼兒，留居在那龍潭虎穴之中，依我看來那是何等愚昧的一件事。」華脫里公爵被這一番話說得漲紅了臉，簡直是無言可對。福爾摩斯又道：「我是可以幫助你的。請你把鈴按一下，叫你的僕人進來，我有話要吩咐他。」公爵也不聲張，把電鈴按了一按，須臾，便走進一個僕人。福爾摩斯向那僕人說道：「你一定歡喜聽到你的小主人已尋着了。現在公爵命你準備一輛馬車到門籬客寓去，把塞爾脫小僮主接回來，」那僕人立即應命而去。福爾摩斯道：「現在對於未來的事均有相當的處置，對於過去的事，不妨稍寬懈的。反正我不是官家的包探，也毋須要把我所知道的完全宣佈出來，至於罕亞司，我沒有什麼方法去營救他。他被捕後，要供出些什麼我是不得而知，但是你總可以暗示他，在法庭不要多說什麼，也許對他有點幫助。從警察眼光看來，或認為他綁這孩子，目的在勒索贖款。如果他們查不出這事的真相，我當然也不必再去糾正他們。但有一點，我須鄭重的警告你，若這一位賈牧斯威而頓仍舊住在你家裏，不幸的事終是重行要演出的。」公爵點首道：「福爾摩斯先生，我已懂得這件事了。他已定意離開我這裏去往澳洲謀生。」福爾摩斯道：「公爵，如果這樣，那再好也沒有，你須知道，你結婚後所以不美滿，就因賈牧斯在你面前的緣故，他既離開你，我提議你應將公爵夫人接回爵邸，恢復你們的快樂生活。」公爵應道：「我已經寫信給公爵夫人了。」福爾摩斯立了起

來、說道：「這樣，我想我和我的朋友應得自己慶幸，我們這番來到北部，並不是勞而無功。有一件事還要查明，把牛蹄鐵裝在馬蹄上，這種計謀是否是賈牧斯指授等亞司？一那公爵忽立了起來，躊躇了半響，便把我們領到一間大室，裏面佈置像博物院一般，後來走進室隅的一隻玻璃櫃前，他指着一種標本給我們看，那標本是一塊牛蹄鐵，上面並註了說明：「此蹄鐵掘自於華脫里爵邸溝壕中，原為馬蹄鐵，後經改製分蹄式，以亂人耳目，年代不詳，據云為中世紀一般武士利用之以作不法之生活者也。」福爾摩斯把玻璃櫃開了，用潤了些口沫的手指，在那鐵蹄上擦了一擦，果見有薄的泥土染在手指上，於是他又把櫃門關好，說道：「謝謝你，這是我到北部來第二樁新發現。」公爵問道：「第一樁是什麼呢？」福爾摩斯把支票摺好，很仔細的放在他記事冊內，說道：「我是一個窮人啊。」說着他把記事冊放在袋內，很自驕的在袋外拍了二下。

明星舞會案

警官勃勞姆推開他家裏憩坐室的房門，裡看見一個人坐在他一向坐慣的火爐旁的安樂椅上，他不禁皺起眉頭。

「哈里斯！」他的妻子從廚房裏叫起來。「今天有客人來呢，你猜猜是誰？」她從廚房裏急急出來，一面攬着她的手。「是從澳洲來的密斯脫克里格，他是你的兄弟魯德家人的好朋友！」

密斯勃勞姆把她的丈夫推進憩坐室裏，替他們介紹。勃勞姆跟這個英俊青年握手之

後，便覺得喜歡他。

據這個澳洲青年約翰·克里格說，他到英國來是爲了公事……一些跟廣播有關的事情。他要研究一下英國廣播公司的廣播方法。不過這要在兩星期後才開始，他要利用這空閒時間盡量玩一下。

他拿出一張照片，片內是他跟一班人合攝，這些人便是勃勞姆在澳洲那個兄弟的家
人。

這一個晚上主客談笑甚歡，勃勞姆便邀約翰·克里格在他的家中暫住，後者答允了。

「我在這裏決意要看祖國的風物，我打算見見那些著名人物，你想去參加克倫斯脫旅館的電影明星舞會好嗎？」

「克倫斯脫？」勃勞姆說。「唔？我們不到這樣的地方去。門票要五十塊錢一張呢！」

「如果你們兩人答應一同來，我願意請客。」克里格微笑着說。

「密斯脫克里格，你知道的，我們都不善於跳舞呢。」

「不要緊，我看你的身體一定也很輕盈的。」克里格笑着說。

「想起來却也不錯，哈里斯，你說是嗎？」密斯勃勞姆喃喃道。「可以看到許多大明星呢。」

勃勞姆聽見她的語氣，知道這件事已經定奪了。

他本來對這件事並不怎樣注意，可是第二天到警場去時，看見史達里探長不高興的對他說：

「你知道吧，明天晚上就要舉行這一樁電影明星舞會。我要穿上禮服到那裏去擔任看守那些客人們身上的珠寶首飾呢。」

「到這樣地方去，一定可以出風頭吧？」

「五十塊錢一張票子呢，」史達里說。

第二天晚上，當史達里立在克倫斯脫的舞廳內，看着客人來到時，他突然看見勃勞姆挽了他的太太，跟一個青年，大搖大擺進來。勃勞姆還故意對他的上司開玩笑。說：

「喂，你是派到這裏來的偵探嗎？你要小心看守着我這隻鑽戒，這是值錢的東西呢。」

「天啊，你爲什麼也來了！」史達里說。「哈囉，密昔斯勃勞姆！」

他們便把這個青年介紹給史達里，又把他到英國來的任務亦告給了史達里。跟着音樂響起來了。

「這裏，今晚不少美麗女子呢，」克里格對史達里說。「那邊這個美麗姑娘是誰？」史達里答道：「那是麥佛特伯爵夫人。」

「很好！」克里格說。「我久已想跟一個真正的伯爵夫人跳舞。」

他便上去向她求舞，結果獲得許可，舞廳中人看見他們的舞姿都露出欽羨的樣子。

當這一次舞完了後，勃勞姆對他說：「唔，你的勇氣很不錯。你看！那邊的便是女明星卡洛·凱麗絲。你去要求她同舞吧！」

年輕的克里格又上去要求，果然又達到目的。

舞會中的一切，均爲勃勞姆夫妻所不常經見，因此兩人覺得高興非凡。

跟着。在一次舞踏時，電燈全熄了。

樂聲在黑暗中依然奏着，大家都很高興。突然有一個女子說聲的叫起來：「我的頸鍊——給人偷了！快些開！」

舞廳內一時靜默下來，突然又有一個女子叫起來：「不好了，我的金鋼鑽扣子也不見了。」

一時人聲鼎沸起來，後來突然聽見一個響亮的聲音說出：

「諸位靜下來！鎮靜點，這件事差不多完了！請不要怪我弗爾根，打斷諸位的雅興。

桑姆登太太，你在那裏？呀，你在那邊！你這一點東西送給我吧？——」

「我的頸鍊！他把我的頸鍊拿了！」黑暗中又有人銳聲叫起來？

「弗爾根！」有幾個人同時叫出來。這個神出鬼沒的巨憨，在黑暗中獲得一次大收穫了。

「你們爲什麼不扭亮電燈？」又有人這樣呼叫。

「總電門已經給弄壞了！」旅館的一個職員答道。

「如果有誰擦亮火柴，我便朝他開槍！」弗爾根的聲音又說了。勃勞姆和史達里兩人知道他是恐嚇口氣，因爲弗爾根向來不開槍的。可是舞廳內別人並不知道這一點。所以沒有人擦亮火柴。

突然，在一扇大窗門的旁邊，有一個男子的聲音叫起來。

「來呀！我已經捉到他，快些來呀！——他要逃走了！」

這是約翰。克里格的聲音，勃勞姆和史達里聽見了，便推開人堆，向着聲音發出的地

方走上去。跟着聽見一陣玻璃破碎的響聲。又聽見克星格的聲音：

「他逃脫了！他用了一把椅子把玻璃窗打碎了！」

他便擦亮一隻吸煙的打火機，別人也學了他的榜樣。在很弱的燈光下面，他們看見一扇大門窗的玻璃破了一個洞。弗爾根就是從這個破洞逃出去，把價值十萬磅的珠寶一起帶走了。

一會兒後，燈光又明亮起來，衆賓客繼續跳舞，可是都不復有歡樂的心情了。史達里跟勃勞姆立在走廊裏談着。

「這個弗爾根，」勃勞姆說，「看他這樣的手段，簡直不像一個有魚有肉的人所能做到。」

「他確也是一個跟你和我一樣的人呀，」史達里說。「我懷疑的却是，不知道他是否有一隻腳。」

「你是什麼意思？」勃勞姆瞪着眼睛問道。

「我是說，這個弗爾根既然把玻璃窗打碎跳出去，他當然要落到窗外的草地上的。可不是嗎？可是外面草地上根本沒有一隻腳印。幾乎像是——天啊——我不懂。勃勞姆其中也許有話——這個弗爾根一定不是從這裏出去，他也許仍舊在這裏！我剛才爲什麼不想到這一點？現在許多人都已經回家去了，他一定雜在他們中間去了。」

現在留在舞廳內的，確沒有一個人的樣子似這個弗爾根。其後，舞會散會後，史達里向勃勞姆和克里格告別後，便回到警場去報告。

第二天，他打算找到一點線索。可是簡直無望。根本沒有弗爾根的下落。

那天下午勃勞姆回家前，看見他的上司愁眉不展，便說：

「探長，弗爾根已經逃脫了，你擔憂也不中用了。克里格幾乎捉到他。可是你知道的，弗爾根是一個狡猾多端的人。探長，你還是跟我一同回家，吃過飯跟克里格一同去玩擲鏢。他對於此道最爲拿手呢。至於，這個弗爾根的事情，明天再說吧。」

史達里答應了，也許在勃勞姆的家中，他可以暫時忘却了這件心事。可是在餐桌上，密昔斯勃勞姆却提起此事來。

「秘斯脫史達里，這個弗爾根確是狡猾，」她說。「他把這許多好東西搶去了。我想他一定會各種化裝的。那天晚上大約裝了一把假鬍子吧。」

「不是的，」克里格說。「那天晚上我跟他都扎時，覺得他臉上剃得很乾淨的。」

「那麼，他身上並沒有什麼標記了？」密昔斯勃勞姆追問道。

「唔，他的頸部，左面下邊有一顆痣，」史達里說。「可是平時不容易見到呢。」

「啊，」勃勞姆高聲說，「不早了，我們去玩擲鏢吧。」

他這樣地打斷了他們關於弗爾根的談話。

他們三人玩完了擲鏢戲後，又回到憩坐室裏，密昔斯勃勞姆出去替他們預備一些點心。她出去了不久，他們便聽見她叫道：

「密斯脫克里格，你來替我把架上那瓶果醬拿下來好嗎？架子太高，我拿不到呢，」約翰·克里格微笑着立起來，便出去了。幾秒鐘後，勃勞姆和史達里聽見外面響了一

聲，跟着聽見一條鑰匙的響聲。

「什麼事呢？」勃勞姆叫起來。他連忙出去，看見密昔斯勃勞姆立在這道門上了的食
物房門前。

「什麼事呀？」勃勞姆問道。

密昔斯勃勞姆對這扇門點點頭。「在這裏呀！」她說。

「誰在裏面？」她的丈夫問道。

「密昔脫史達里，你猜得出嗎？」密昔斯勃勞姆問道。

「我知道了！」史達里笑着道。「密昔斯勃勞姆，很不錯。這次你比我快一步了。」

「到底是什麼一回事？」勃勞姆問道。「誰在裏面？」

「就是弗爾根呀，」密昔斯勃勞姆說。

「弗——弗爾根嗎？」勃勞姆囁嚅道。「天啊，他怎會進去的？」

「他進去替我拿一瓶果醬，我便把門鎖上了。」

「可是——可是那是克里格呀——」勃勞姆說，跟着，他似乎醒悟起來，「你說克里格就是弗爾根嗎？這決不會的！」

「老勃勞姆，」弗爾根的聲音從裏面出來，「這是真的呢。密昔斯勃勞姆，放我出來呀！我不會做險的！」

「你不會再玩弄狡猾吧！」密昔斯勃勞姆說。

「史達里，好孩子，」又是弗爾根的聲音。「請你向密昔斯勃勞姆解釋，我是一個說

得到做得到的人呀。我決不會再逃走的。」

史達里把鎖扭開，這個自稱做克里格的人出來了，可是他現在已經變了。他的衣服雖然如舊，可是他臉上的表情已經變了。

弗爾根說：「密昔斯勃勞姆，你確是令人佩服，」

「一點不希奇，」密昔斯勃勞姆說。「你起初本來很不錯，自稱是詹姆·勃勞姆家人的朋友。你甚至拿出一張跟他們合拍的照片，——」

「這是那天你出外時，我偷看到你們的貼相簿，把他們從澳洲寄給你們那張照片拿下來，複印一張，把我自己也拍進去。照片裏各人的名字都註明了。所以我看過後，好像人都熟識了。」

「你正是這裏露出破綻，」密昔斯勃勞姆說。「關於小喬易你說錯了。」

「什麼，就是這個十歲大的孩子嗎？」弗爾根笑道。

「什麼孩子！」密昔斯勃勞姆說。「喬易是一個女孩。她從小便剪短頭髮，穿男子衣服。她的名字原本是喬絲芬。」她說起喬易的事情，說得太多了。「今天，你出去後，我把你的衣箱開了。看見那些珠寶在裏面呢。」

「唔，我得承認這是我自己聰明過分了。」弗爾根這樣說。

怪飛機

有一天早上，當翻牛奶公司送貨車的車夫，把汽車開入凡奈山市的聯合街時，有一

個白紙做成的圓筒從空中落下來，打在他的手上。

他把汽車停了，以便仔細檢視圓筒內的東西，發現裏面有幾張捲得很堅實紙張，用兩條皮鞋帶縛牢了。沒有把這捲紙解開前。車夫抬頭向空際望望。並沒有見到飛機，別的什麼也沒有。

車夫用小刀把鞋帶割斷，看看裏面寫滿了字跡的紙張。當他看完了後，便連忙把汽車開回到湖畔牛奶公司去。把這些紙張交給公司當局。其後便把牠轉交給陸軍當局，現在因爲按照信內的請求，把牠發表出來如下。

給發現這封信的人：

這是一封失望的書信。寫這封信時我所處的情況，可以說是人類歷來所罕見。如果有時顯出瘋狂或歇司特里的迹兆，我希望讀這封信的人注意這一點：他要明瞭這些事實都是真的。這些可怖的事情確是發生過的，而且是正在這個時候發生，同時，在這樣情形之下，一個人的理智是不會堅定的。我寫這封信時心中正感到痛苦而且很匆忙。我要努力使自己鎮靜和清醒。但如果我有失掉了理性的樣子時，要原諒我，因爲我的命運是很可怕的。

你們不會忘記了三個月前那架〇〇第七號飛機的特異事態吧。你們記得牠是在一九三九年七月十四日下午，從停機場推出來作第一次長途飛行的。駕駛員是羅勃肯而塞上尉。他起飛得很優美，上昇到相當高度時，便向北飛到哈脫福去，那是他的第一個目的地。沒多久他便陷入一場濃霧中。此後兩日間，這架飛機始終蹤跡杳然。

大家大約不會忘記後來的事情吧，沿途並沒有人看見牠；這架飛機似乎在空中融化了。

。一直到七月十七那天，才給人發現在勃特命附近的一個荒廢的農田裏。汽油缸，機翼和馬達都沒有損壞，肯而塞上尉所遭遇的命運誰也不會忘記。同一日的黃昏暮色中，有人在波士頓市外的教堂高塔洋台上發現他的屍體。他身上沒有一點傷痕。他的面孔露出死了的笑容，是一個可怕的瘁笑。醫生說他是心臟陷落而死。可是他怎會到那高塔上呢？

日報上對這個神秘的謎作過種種推測，可是誰也不能提出合理的解決方法。這架O C第七號機給載回到貝爾蒙，把牠修理一新，第二次被派去擔任駕駛的人是莫里特萊弗少校。他是一位著名的陸軍飛行員，勇敢得像一頭鷹。八月七日那天他駕機起飛，打算繞着紐約的摩天大廈飛一周。

據目擊者聲稱，他盤旋空中向上昇高，結果在很短時間內竟完全失蹤了。特萊弗少校根本沒有飛到紐約。他跟飛機一同消失了。

兩日後O C第七號飛機在吉斯脫市外發現。跟第一次同樣，牠完整如新，連機件也沒有損壞。特萊弗少校却杳然無蹤。一連幾日人們在找尋他。終於在都佛附近的田中，一個農家少女和她的愛人無意中踏着了他的僵硬的屍體。在他的面孔上，又發現同樣的狂笑的樣子。

發現少女的屍體的翌日，從貝爾蒙派出兩個飛行員到吉斯脫市去。兩人中較長的一位是羅勃伯田。是中校，是他的主張，要把O C第七號機整理好，駕了牠飛回貝爾蒙。如果一切順利，他為全程只須七小時便得了。對於這一點他的同伴完全表同意。

在却斯特河附近的機場起飛，這兩個飛行員要推翻O C第七號機內有可怖的機密存在

之說。天啊！那正是昨天呢！一切完了！在地獄的恐怖中完了！

我剛才說過我與鎮靜；要極度清醒。今天黎明，羅勃伯里中校在通向紐約的路上發現還活著。我的意思說他的身體活着而沒有受傷。但是他已經是一個神經錯亂的傻子了！

總有一天他會恢復理智，雖然看起來是不會的了。正是爲了這樣，我要乘現在自己還沒有神經錯亂，還沒有發出死的狂笑之前，把這封信寫了。因爲我正是羅勃伯里的同伴；就是現在，天曉得我是在距離地面多麼遠的天空裏。我迅速地前進着，好像一個惡魔向着毀滅進行。這是我的絕望的書信！我這條生命，隨時要像風中之燭那樣完結了。越來越壞，我幾乎不能按捺着要狂笑了。

我會經制服牠。可是我必須快些，否則牠要壓倒我了。

我們離地起飛時，心中並沒有恐懼存在。伯里克和我兩人都不迷信。我們曾經討論過 O C 第七號機以前的兩件事，希望能夠打破這個疑團。我們看見飛機停在一個美好的綠地；平平的邁里侖青草。吉斯特河在我們右邊在陽光中愉快流着。靜肅的市區，綠色，紅色和白色的木屋富於美感，悲劇似乎是絕對不會發生的。

O C 第七號的馬達急劇地震動着，似乎急於想上昇。伯里克向周圍觀察一次把風鏡拉下來，戴了手套的手緊握着駕駛桿。他推動牠，我們便前進了，經過兩排面帶驚異容色的村民，機身直昇了大約二百呎。

那時一切都沒有異狀。機身搖擺了一會之後，已經上昇得很高。可以順利地前進了，在我們上面，是一幅很美麗的鄉野景色，整齊的田莊，都是棕色和綠色的，屈曲的道路，

和銀帶似的河道。遙遠的前面，我們可以看見寬闊的港灣。晨風吹拂令人愉快，優美的景色使我忘其所以，我忘記不久前坐過這飛機的兩人都死得很離奇。我只曉得我們正在空中飛行，早晨景色優美罕有。

正在這時候，我看見伯里克在他的筆記簿上寫着。他寫了把紙筆遞給我，我驚異的看到這樣的一句：

「你覺得有什麼很奇怪嗎？」

我莫明其妙的想了一會，便寫了兩個字，「沒有！」

他把紙筆拿回去，寫了幾個大字？

「在飛機內除了我倆還有一個人。」

我看了後，便極目四望，然後寫出：

「飛機內並沒有一個人可以躲匿的地方。」

他不耐煩的看看我所寫的。雖然我不能看見他的面孔，我可以從他的舉動看出來他不高興，並不完全是因為我的否認，實在是爲了別的，爲了他不能把他自己所說的向我證明。他又寫了：「我也曉得這一點。」接着他把這張紙撕碎。搓成一團，拋到機外去了。

以後所發生的事情是這樣地迅速，簡直令人無從捉摸。我正在自己的位置上坐好，心中懷疑伯里克爲什麼會寫出這樣令人難以索解的東西。突然我感到一陣不舒服，肚子裏似乎有一把刀在剗着。我立刻明白這是什麼緣故，我是感到暈眩了。正如坐了海輪遇到風浪時那樣。但是太古怪了，我從來不會這樣子的呀。我從事飛行已有三年，從來沒有過這樣子。

。我突然想起我所乘的是一架不吉利的飛機，那時我開始感得兜兜星宿的影響了。我這樣地迷惘了一會兒，接着便清醒起來。因為我突然發覺伯里克所曉得的是什麼，同時我自己爲什麼會暈機的原因也明瞭了。

OC第七號機突然無緣無故的劇烈顫動起來。牠抖戰着，好像是給一種外來的力量把握着不由自主。我以前在空中飛行，從來沒有見過一架飛機這樣子顫動。牠這樣地顫動，是有點異樣，有點非常的樣子，和一點難以形容的恐怖。

我看看伯里克。他緊張的把握着駕駛桿；那時他似乎全身僵了不動，但是他並不轉過來。也沒有注意到我。當馬達震動增加起來，我焦急地四面看看。推進器轉動着，馬達有秩序地動着，我們向着渺無邊際的空間前進。一切似乎沒有異樣，可是我的心像鉛球一般地沉重，我的神經很緊張。焦急地期待着。

期待什麼？我在這樣的一架飛機內期待什麼呢？我當對自己提起這問題時，我的嘴邊忍不住要發出笑聲。我不禁笑自己是一個傻子。因爲一點兒震動便會胆怯起來嗎？我雖然這樣想着，立刻便起變化了。OC第七號機突然向旁傾側起來。

伯里克用力把握着駕駛桿奮鬥着。這一剎那間，我們的形勢很危險，看看要撞到地面，碎成齏粉。跟着機身又恢復原狀，我們又像曉風一般地前進了，但是，這是一個很危險的關頭——到底爲什麼會這樣的？

似乎要使這個謎更難解些，突然我們的前面，升起一陣濃霧。飛機盲目的衝進去。濃霧越來越利害，終於我們周圍的一切都看不見了。我們在紫色的煙霧中奔馳着，希望快些

穿透出去，可是我的心却更感到震蕩了。

當我在霧氣中漸漸看清楚了一點。我又感到一次新的恐慌。雖然馬達的吼聲把別的聲音完全淹沒了，雖然我不十分看清楚坐在我旁邊的伯里克包圍在我們四周的煙霧是這樣地濃厚，我覺得後面有足聲呢。是的！我寫着時，幾乎忍不住要笑出來。但是我說的是真話。在飛機的翼上有足聲呢！

這實在古怪，起初我覺得有點反感，似乎有人要干涉我們的秘密。跟着我感到一陣恐懼！因為這東西躲在那裏——到底是什麼呢？我的兩手套在一隻手套裏，完全給汗濕透了，我的腿和臂都潮濕了，我的脊骨上感到一陣寒慄。我可以感到有些東西在旁邊，是一些特殊可怕的東西。

我可以感到有人監視着我們，一雙眼睛透過濃霧看着我們，眼中充滿了兇殘的憤怒。我不能再忍受下去了。我口中詛咒着，回轉頭看過來。

起初我在紫色的霧中只看見一個很大的黑團。他凝聚在機後，似乎跟機身溶成一起。但是，這團黑氣漸漸清楚終於我能夠看出牠的輪廓了。我看見牠的一刹那間，心房的跳動不禁停止了。

我看見一個龐大闊肩的東西。面孔像一個頑皮小孩子似的。漲起的面龐肉色是藍黑色的；一個扁平紅色鼻子，閃動着的紅眼睛，還有一些黃棕色的鬍子。

跟着一切進展得很快，好像很恐怖的一刹那。這東西向前傾着身體，伸出一隻長臂，紅色的指頭抓着了坐位的旁邊，一下子便跳上來。它還沒有發覺是什麼一回事，同時

我還沒有來得及警告他，這條伙的手臂便把他抓着了。牠的亂毛的手抓着丁伯里克就攪了手套的手。接着牠轉過來對着我，張開嘴已伸出一條紅色舌頭。

馬達突然震動一下，我們箭也似的向前飛馳。機頭對着地面，我們飛速的衝下去；接着要碎裂似的機身又翻轉過來，像醉了似的搖擺着。令我驚異的牠突然又向上昇起了。

我的腦子暈了。我絕望的感覺到，這個東西已經把伯里克制服了；現在牠的可怖的手把纏着我們的命運了。我正要摸出一把洋刀，一把手槍，或是一些東西可以利用來作武器跟牠抵抗；突然一件新的恐怖又令我驚得目瞪口呆。

伯里克中梭吃吃笑起來了。我可以看見他的頭輕輕的前後搖動着，我可以看到他的兩排白牙齒，他的紅唇和舌頭。他正在大笑——笑得前仰後合笑得正像肯爾塞和特萊弗兩人駕這架飛機時那樣。天呵！我也想跟他一同笑呢！

我們把飛機糾正又向前飛。我可以看見伯里克搖動着，發出那可怕包含着死的意味的尖聲。我心中恐怖得發抖。爲了使自己神經安定，我向兩旁看看，隨後又對着我們那個不速之客。我看見，他以熟練的技巧，正在要在下面的僻靜的海灘上降落。

我們向前走着，機輪輕便的碾過沙地。這個東西現在好像不安似的。牠不停的四面看着，似乎恐怕給人發現。跟着牠摸索着伯里克身上的安全帶，很熟手的把牠解了。伸出他的長臂把伯里克提起放在沙灘上，他現在已經成了傻子似的了。我最後朝着笑聲不絕的伯里克看了一眼，這東西不容我有逃脫的機會，立刻便把飛機開動，一瞬間之後，我在那裏中成了牠的俘虜了。

我們一直上昇。我們不住的前進。這幾次這裏，我受着地獄裏一層一層的痛苦。白這恐怖的原因，可是沒有成功。這裏面樣子像一隻最大的人猿。牠的體格，我什麼也說不出。我只能猜想。但是且慢，看起來我似乎可以看透牠的體格。

我現在獲得可怕的解答了。牠雖然不是怪誕而不可信的，然而牠是死的。牠是死鬼。莫司五年前他是一位能幹的飛行家，陸軍中的高級軍官。接着他受命去調查一些誰也不知道是什麼的可憎的罪惡。脫離軍隊之後，他失蹤了兩年。跟着有人告訴他，他一直在南美洲。加入一些什麼探險隊，回來時帶了一隻人猿，在國內各地展覽。關於這隻人猿的體格，牠的體格，散佈着種種古怪的故事。事實上赫爾莫司摩斯會說他相信印度人的說法，一個人與一個愚蠢的生物同在一起生活些時，會染上了另一個人的習性和習慣。如果兩者中任何一個死了，死者的靈魂會附到生者的身上，那麼死者的善惡信仰和仇恨都會由生者繼續下去。我現在記起了，當時赫爾莫司摩斯會發誓要對斥退他的航空部隊報復。我們本來早已不復提起他了。一年前他跟這隻人猿在一次火車失事中死了。我們已經完全忘却了他的恐怖和他的怪理論。但是現在我曉得他是對了。因為這正是他的惡毒靈魂從地獄出來，憑藉了特殊的力量來作惡。我曉得我是完了。希望別人相信我，同時可避危險，因為他不至於此罷手的。但是一個入怎樣去殺死一個鬼呢？但是必須想一個辦法，否則他難免一直這樣子，直到最後一個人也死完。

那雙可怖的眼睛剛才看見我的鉛筆動了，牠轉過來了。他的可怕的眼睛笑着，他正向我走上來，我要用鞋帶縛好，把牠拋下來了。我望着牠，有人會看見這一封信。

拋下去吧！

87

804345

